

金粉婚姻

葉聯薰著



波濤出版社印行

首次演出

日期 三月六日起

地點 上海蘭心大戲院

導演 袁叢美 商周

裝置 葉苗

★演員表★

紅	黃	徐	徐	玉	胡				
牡丹	志成	宗信	文華	蘭	用				
懷	周	楊	丁	房	倉	張			
		志			隱	英			
錦	起	卿	然	珊	秋				

韓		陳	老	黃	王	王			
				少		莉			
媽		標	張	夫	母	莉			

劉	鄧	張	李	畢	郭	羅	楊		
			聯						
星	桐	超	傑	泉	平	蘋	薇		

金粉婚姻序

熊佛西

這兩年來，我們的劇壇實在太寂寞了，難得有一二次演出。即使這樣的演出，其劇本也都是炒冷飯，新的劇本更是鳳毛麟角，

我們該欽佩作者的毅力，他竟然寫了一個劇本，而且還將它演出，獲得了相當美滿的成績，儘管寫劇本是一件不易的工作，但在中國這種工作似乎還有必要。

這是一個困難的年頭，文化幾乎成了空白，戲劇變成了純粹的娛樂，出版劇本好像成了多餘，白報紙有的是印那些「祕聞」「國策」，可沒有文藝話劇的份兒。

這個劇本也許是作者寫作年代的關係，它同現實似乎還離得很遠，對當前時代底苦難人民，似乎還起不了怎樣大的反響和效用。

今日的中國需要現實的健康的喜劇，也許時機未到。讓每一個戲劇工作者供獻自己的力量吧！我們對於本劇的作者將付予莫大的希望。

金粉婚姻

人物

黃志成 大華地產公司董事長，少夫的父親，年約五十左右。

黃少夫 志成之子，現正肄業大學，王莉莉的未婚夫，年約廿四歲。

紅牡丹 黃志成八一三逃難時失散的女兒，少夫的妹妹，現為新舞台的三流旦角，原來名字叫黃淑英。

徐宗信 茂豐錢莊經理，一個非常吝嗇的老頭子，年約四十八歲。

徐文華 宗信子，與黃少夫同學，紅牡丹的未婚夫。

王莉莉 宗信音訊已經斷絕的女兒，現為百樂舞廳紅舞女，年約二十左右。

王母 王莉莉的養母，四十歲模樣。

胡用 徐家佣人，聰明伶俐，身材瘦小，年紀廿三歲。

老丁 徐家佣人。

玉蘭 黃家女僕，與胡用是一對歡喜冤家，年紀在廿二歲左右。

老張 黃家男僕年約五十。

陳標 徐家鄰居的佣人，身材很高大，卅歲。

韓媽 徐家鄉下老媽子。

李新貴 茂豐錢莊賬房，約四十歲。

目次

序	熊佛西
第一幕	(三)
第二幕	(四七)
第三幕	(一〇五)
後記	(一五七)
附錄首次演出	

第

一

幕

時 一九四七年某日上午。

地 上海徐公館客廳。

景 這是一所並不十分新的舊式洋房，屋子裏面的佈置有沙發衣架等新式傢俱，沙發旁邊有茶几，上有電話，客廳中間有門可通外面，屋右有過道通後門及廚房，旁邊另有一門通老爺書房及臥房，屋左有門通少爺臥室。

幕 開幕時，台上靜寂無聲，地下堆滿廢紙，一切都顯得亂七八糟，好像這間屋子主人已經出去很久了，少傾，電話鈴響，僕人胡用沒有睡醒似的自右邊過道中出來接電話。

胡 (懶洋洋地很不高興的樣子坐在沙發上接電話。)喂，徐公館，你找誰？：：找我們少爺，對不起，

我們少爺還在睡覺！(狠狠地把電話掛掉，回轉身就走，不料沒有走幾步，電話鈴又響了，他祇好又把它拿起，很生氣地大聲問)喂，你那兒？：：哦，黃公館。(反個爲恭)你是黃少爺，我是胡用：：是：：少爺還沒起呢？：：哦，你有要緊事找他？：：噢：：可以：：你請吩咐吧！什麼？我們老爺明天要回來，你昨天接到電報：：唔：：好好：：我待會兒一定告訴少爺。(胡聽完電話下，門外鈴響，胡又從過道出，誤是電話，又來接。)喂，喂，他媽的！(以爲是人家同他開玩笑，沒有弄清楚是門鈴聲，所以把電話掛好，預備走了，後來，想想又不妥，索性把電話聽筒擱在桌子旁，他

想這樣總不會再打斷他睡覺了，不意他正回身進去，門外鈴聲又響，他回頭看見聽筒尙擱在桌子上，知道自己弄錯，是門鈴在響）哦。（胡出去開門，不久同玉蘭上）

（玉蘭手裏拿着美國軍裝上）

玉（嗲聲嗲氣）胡用！

胡 你怎麼大清早就跑到這兒來了，要是給少爺看見了又是麻煩！

玉（心裏一團高興給他澆了冷水，很氣）怕什麼？我愛找誰，就找誰，誰敢管我？

胡 是，是，我的奶奶。（息事寧人的態度）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玉（想起了來的目的，把手中的軍裝給他看）你看看這身軍裝怎麼樣？

胡（看了一眼）什麼？美國軍裝，要它幹什麼？

玉 幹什麼？

胡 你又不好穿？

玉 我是買給你穿的，你看漂亮不漂亮。（把衣服拎起來給他看，胡看了一眼。）你穿了一定很神氣，將來我們結婚的時候，你就穿這套衣服怎麼樣？

胡（見她傻裏傻氣，感到好笑）穿這套衣服，我又沒有做官？

玉 這有什麼關係呢？做官的還不一樣是人嗎？

胡 神氣是神氣，可是我穿了回頭給人家看見了，抓進去坐牢怎麼辦呢？

玉 坐牢！穿美國軍裝要坐牢？

胡 （冷冷地）冒充軍人難道不要坐牢嗎？

玉 要死的，那我上了他們的當了，他說這身衣服穿了非常神氣，誰知道美國軍裝中看不中用呢？

胡 你從那兒買來的。

玉 好像叫什麼「牛」來着。

胡 （知道她不懂）是不是「黃牛」那兒？

玉 （給他猜着很高興）噯，是的，「黃牛」那兒。

胡 多少錢？

玉 三百萬。

胡 三百萬？買一身不能穿的衣服，你真是傻大姊。

玉 （聽了很氣）什麼，人家存心化了新年積下的賞錢不用，替你買衣服，你倒罵我傻大姊。

胡 （覺得自己有些理虧）可是你買了這身衣服，我有什麼用呢？

玉 好，那我還他去！（走了沒有幾步又回來）胡用，我問你，你倒底喜歡不喜歡我？

胡 （躲避地）我不早跟你說過了嗎？

玉 不，我要你再說一遍。

胡 （厭惡地）我喜歡你，我愛你，我恨不得把你吞在肚裏……

玉 （生氣）好了，好了，我又不叫你演戲！（突然對胡用正經起來）噯，我問你，我們的事你究竟打算怎麼辦？

胡 我們的事？

玉 （發火）難道你跟我這樣偷偷摸摸就完了！

胡 當然不是。

玉 那麼好，我們老爺明天就要回來了，我把這件事告訴他！

胡 （大吃一驚）告訴他？

玉 告訴他，我們倆結婚呀！

胡 （更驚慌）結婚？

玉 （看見他的驚慌表情，很奇怪）噲，結婚。難道你不願意？

胡（沒法子）誰說我不願意。

玉 那麼好，我們大家明天告訴老爺。

胡（說不出的苦）可是……

玉（發嗔）什麼，可是，可是，我不許你再說！

胡（勉強答應）好，好，好。

玉（嗔聲嗔氣）胡用。

胡 什麼？

玉（對他作媚態）你得叫我一聲好聽的。

胡（無可奈何）好姊姊。

玉 不行。

胡 好妹妹。

玉 也不行。

胡 那麼叫我說什麼？

玉（嗔聲嗔氣的）你應該叫玉蘭姊姊，

胡 (不肯) 我不!

玉 (跟他胡擾，倒在胡的懷裏) 你不? 不行! 非說不可!

(正在這時，徐文華自左邊臥室中出來。)

華 (看見他們的情形，開玩笑) 唔。

(兩人急急分開，胡作埋怨玉蘭狀，玉不理)

胡 哦，少爺，您起來了!

華 唔。玉蘭你在這兒?

玉 是，徐少爺。

華 (開玩笑) 嘿，嘿，胡用，你的胆子可不小! 老爺不在家，你居然同玉蘭鬧起戀愛來了!

胡 少爺，小的不敢。

華 好了，我不管你這些閒事，我要出去一次，你叫阿林把車子預備好。

胡 是，少爺。(想起剛才的事) 哦，少爺，剛才黃少爺打電話來，他說黃老爺同我家老爺都要回來

了，他叫你趕快準備準備。

華 我父親明天要回來? 他不是說要到下個月才回來嗎! 怎麼這樣快呢!

胡 是呀，小的也正在奇怪呢？可是黃少爺說他也是昨天接到電報才知道的。

華 糟糕，糟糕！黃少爺別的還說什麼沒有？

胡 沒有說，他祇請你馬上去一次。

華 好，我馬上就去！你別出去，我就會兒也許有事找你！

胡 是，少爺。我替你叫阿林把車子開出來。（預備下，徐又叫住他）

華 我自己去吧！

胡 是少爺。

（徐文華自中門下）

玉 （覺得很抱歉）胡用，是我不好，害你就會兒又要挨少爺罵了！

胡 少爺不會管這些閒事的！

玉 胡用，少爺爲什麼待你這麼好？

胡 你不知道呀！這兒的老爺是個守財奴，他比誰都吝嗇，連少爺都常常沒錢用，所以他時常叫我想

辦法！

玉 （很奇怪）你替他想辦法？你有錢借給他？

胡 不是，是叫我出主意騙老爺的錢！

玉 難道老爺不知道你在搗鬼嗎？

胡 老爺很相信我。

玉 爲什麼？

胡 爲什麼？就憑胡用的信用。

玉 胡用，爲什麼你家少爺聽見老爺回來就急得這樣？

胡 你還不知道，我們少爺已經同紅小姐訂婚了。

玉 這是正大光明的事，爲什麼你家老爺回來了，他要着急呢？

胡 你不知道我家老爺最講門第，他最看不起唱戲的，老爺知道這件事怎麼會答應呢？所以他當然要着急了。

玉 哦，是這樣的！

胡 好了，現在你可以走了，我的事還沒動呢！

玉 (笑) 好！我走，我走。(又回來，胡皺眉) 喂！我待會兒還來找你呀！

胡 (討厭) 我知道了！

(玉蘭下，胡用伸懶腰剛睡下，外面門鈴聲大作，胡用以為又是玉蘭)

胡 (自言) 討厭！去了又來。(想去開門，忽又停止，坐在沙發上恨恨的向門看着，此時門鈴聲又響，胡懶洋洋的出去開門)

(門外傳入徐宗信的聲音)

信聲 你們都死到那兒去了，怎麼我撥了半天電鈴，一個人也不出來開門。

胡聲 老爺，他們不知道老爺今天回來，還在睡覺呢。

信聲 快十點鐘了，還在睡覺，這這……成什麼話？快去叫他們都起來。(進來)

胡 (提了行李，跟在宗信後面把行李放在地上又去接徐的帽子手杖) 是老爺。(欲下)

信 (又叫住他) 少爺呢？

胡 坐汽車出去了。

信 又出去了。

胡 老爺，少爺不知道您今天回來。

信 到那兒去了。

胡 小的不知道。

信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我不在家的時候叫你好好的侍候少爺，怎麼他到那兒去，你都不知道？

胡 老爺！少爺不肯告訴我怎麼辦？

信 你告訴少爺，現在汽油這麼貴，而且常常買不到，以後叫他少出去兜風，要出去叫他乘電車，公共汽車，現在汽油什麼價錢一介命，沒有事亂坐汽車，我的鈔票沒有那麼多！

胡 是，老爺！

信 （坐在沙發上）老王接小姐回來了沒有？

胡 還沒有呢？

信 他又在鄉下玩兒得忘了家。（從沙發起來欲入內，門外鈴響，胡以爲是玉蘭，不敢去開門）

信 （見地上亂紙）地上這麼亂七八糟，還不替我收拾。

胡 是，老爺。（門鈴又響，心裏很急）糟糕！怎麼她又來了，我還是到後門出去叫她走吧，不然老爺知道我們的事可不得了。（預備從過道下）

信 （叫住他）那兒去，外面有人，快去開門。

胡 是。老爺！

信 （發現聽筒放在茶几上）電話爲什麼不掛好？

胡 是，老爺（把電話掛好）

信 沒聽見？

胡 是，老爺。

（胡下，宗信一個人抽雪茄，黃志成同胡用上）

成 宗信兄。

信 （見是志成急站起）哦！志成兄，沒想到你現在會來？

成 （坐下）宗信兄，我因為有一件要緊的事想跟你商量。

信 （坐下）什麼事？

成 我回到了家裏以後……

信 家裏出了毛病？

成 不是。

信 那麼是今天的金子市場有激烈變動。糟糕，我剛才因為打電話給家裏打不通，所以先回家了，否

則先到市場裏去，倒可搶一下帽子，現在白白的把機會錯過了。

成 不是這件事情，市場的消息我還沒有去問過？

信 那麼志成兄，是什麼事呢？

成 我們在沒有去香港以前，不是商量把你家芝芬許配給少夫嗎？

信 是呀！

成 可是這件事情現在不行了。

信 爲什麼？（站起）是不是老兄又有高攀了。

成 不是的。（見胡用在不說）是……

信 （示意叫胡用下，胡用從過道中下去）老兄有什麼事情，請說吧！（坐下）

成 宗信兄，說起來真是慚愧，我們到香港去的時候，少夫竟在外面攬上了一個舞女！

信 哦！那也沒有什麼，年紀青的在外面總免不了胡鬧。

成 要是只是胡鬧就算了。

信 難道出了什麼事情？

成 （站起來）他已經在我們到香港去的時候，偷偷的同那個混賬女人訂婚了！

信 （站起）訂婚了。

成 唔。

信 那麼這件事吹了！

成 那倒不是，我不過想把這件事告訴你，大家可以商量商量。

信 那很便當，老兄只要拿出一筆錢，叫令郎同她解約好了。

成 是呀！我也這樣想，可是不知道少夫的意思怎麼樣，這件事還要等他回來才可以決定呢。

信 是的，要是令郎沒有問題，只要叫王律師交涉一下就可以解決了。

成 是呀！問題是恐怕少夫不肯同那個女人解約。

信 那麼說老兄預備把這件事完全任憑他的意思。

成 那當然不，不過要是他堅決反對，一定不肯答應也很難辦，不瞞你說，我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不

像你還有一個女兒，我的女兒早就在逃難的時候失散了，要是爲這件事同少夫決裂，脫離父子關

係，我覺得似乎處置得太重一點兒。

信 志成兄，我不是埋怨你，你平時對小孩子總是太寬容一點兒，就像這次小女的事，要是你平時對

少夫管束得嚴一點，我想決不會鬧出現在這樣的笑話來的！兒子娶媳婦，連老子都不知道，這還

成 什麼話？

成 宗信兄！小孩子事本來就不容易管，再說人大心大，他現在已經這麼大了，要走就走，要溜就溜

，做父親的那兒管得住他，不過我只是懊悔當初沒有聽你的話，在我們沒有去香港以前，就替他們訂了婚，這樣也省得他在外面胡作非爲。（坐下）

信 是呀！我早就說過，你家少夫平時喜歡時髦，不能讓他太自由，應該管得嚴一點兒，可是老兄偏不相信，說你的少夫從來不敢反對你，現在怎麼樣了，我的話沒有說錯吧！（坐下）

成 （知宗信兒子也在娶戲子帶譏笑地說）宗信兄！我要是有你這樣的家教就好了，也不致於有現在這樣的結果。

信 是呀！這叫做嚴父必出孝子，你看看我的華兒，我出去了這許多日子，他有在外面胡調女人，跟那些不三不四的舞女訂婚嗎？

成 （忍不住）老兄，照你這麼說，令郎是一定管得很好的囉？

信 當然，我的華兒我要怎麼樣，他決不敢反對我的。

成 我看不見得吧，我覺得有時一個家教管得太嚴的孩子，也許比一個平常的孩子做的事還要壞呢？

信 我不相信，就拿華兒來說吧！我覺得我的家教嚴就有好處，你看他不是沒有在外面玩女人？

成 恐怕還是老兄沒有仔細觀察吧！（站起來）

信 （也站起）志成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成 我的意思就是一個人最好不要專找別人的錯處，我覺得有時一個喜歡講別人壞話的人，他自己的事比別人更糟呢！

信 難道說我的兒子也做這樣的事。

成 那還用說！

信 我不相信我的兒子會有那樣大的胆子。（生氣地坐下）

成 好吧！你不相信就不相信好了，反正待一會定你就會知道了。

信 （站起來）志成兄！你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

成 問問你的好管家就知道了！宗信兄！我要走了。

信 不坐一會兒嗎？

成 不了。

信 那麼再見！

成 再見。（從大門下）

信 （莫名其妙）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我的華兒也在這樣胡法胡天嗎？

（徐文華自外進，正打算往左邊門進去，被信看見）

華 爸爸。你回來了！

信 你剛才到那兒去了。

華 我到同學家裏去了，爸爸怎麼今天會回來的，你不是說要到下個月才回來嗎？

信 這幾天金子的行市變動得很利害，我怎麼能不回來呢？昨天我不是叫黃伯父打電報告訴你們的嗎？

華 可是電報上說，爸爸要明天才回來，所以你今天來，我連接都沒有去接你。

信 哦！那是因為有個朋友臨時把飛機票讓給了我，我們正恨買不到早一點飛機票，所以有了這個好機會，就到上海來了。

華 哦！原來是這樣的。（華預備到自己臥房去，信叫住他）

信 （坐下）我還有話問你。

華 什麼事？爸爸！

信 我問你，我不在家的時候你做了些什麼事？

華 唸書，寫字。

信 唔！還有呢？

華 看電影。

信 還有……

華 沒有旁的了，爸爸！

信 哦！很好，可是怎麼別人還在我面前說你的壞話呢？

華 （驚慌）爸爸，那是謠言。

信 謠言？難道胡用告訴我的也是謠言，我問你，我不在的時候，你究竟在攪什麼化樣？

華 爸爸我沒有呀！

信 沒有，畜生，你還想騙我，我告訴你，剛才你那個好傭人胡用，已經全部告訴我了，我不在的時候，你竟敢同黃家的好少爺一淘在外面攬女人。好呀！我養到你這麼大，化了那麼多的錢，給你唸大學，你別的倒不學，倒學會了在外面胡調女人！

華 爸爸，那是……

信 那是什麼。快說，究竟是怎麼一會事，那個女人究竟是幹什麼的？

華 爸爸，請您原諒，我因為她的出身低，恐怕您要反對我們的婚事，所以我沒有徵求您的同意，就私自跟她訂婚了。

信 你你……簡直要氣死我。(坐下又站起)我剛才還以為你比黃家少爺好，誰知道你同他竟是一樣的貨！(生氣地坐下)

華 爸爸，我也有我的若哀，因為牡丹是一個舞台上唱三路花旦的，我想你要知道她是一個戲子，一定不肯答應，所以我只好瞞着您老人家，跟她秘密訂婚了。

信 好呀！他娶舞女，你娶戲子，你們兩個倒真是平分秋色，怪不得剛才黃老頭子要說我沒有長着眼睛，原來你背地裏瞞着我在玩戲子，你這下流的東西，你……怎麼這樣不知道長進。

華 爸爸！那件事現在已經過去了，請你原諒我吧！下次我再也不敢瞞着您做事了！

信 那麼你馬上跟我登報把這件事取消。

華 (反抗地)爸爸！

信 怎麼？難道你還想反對嗎？

華 爸爸我們訂婚只有三四天就解約，這不是被人家當做笑話嗎？

信 難道像我這樣的身分，娶一個下流的女戲子當媳婦兒，人家不笑話！

華 爸爸別的事，做兒子的都肯答應，這件事實在只好請您原諒。

信 我告訴你，別的事馬馬虎虎也就算了，這件事跟我的臉面大有關係，你要我答應除非是在做夢。

華（反抗地）爸爸！

信 現在我限你兩天以內，跟那個混賬女人斷絕關係，否則我就不再認你是我的兒子。（提箱子走入右邊臥室。）

華 媽的，胡用這小子，我非好好的揍他一頓，這個狗奴才，他敢在爸爸面前挑撥是非，我非抽他的筋，剝他的皮不可。胡用！胡用！（坐在沙發上）。

胡（在內應）嚶！（自內上）少爺！

華 我問你，我什麼地方待虧了你，你要這樣的害我？

胡 少爺！我沒有害過你呀！

華 你還要賴，你說你爲什麼要害我，你不說，我今天就打死你！

胡 少爺，我沒有害過你，你叫我說什麼？

華 你沒有害過我，難道是我冤枉你不成。

胡 那末請少爺說，我倒底做錯了什麼？

華 你做了什麼，難道你自己不知道，還要來問我？

胡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呀！

華 (站起) 你再說不知道什麼，我就打死你！

(華拿起信的手杖要打胡用)

胡 那麼少爺，你讓我想一看。

華 唔。

胡 少爺，我實在想不出什麼？

華 你還要說想不出什麼？(又要打胡屁股)

胡 少爺！那麼你告訴我，我倒底做錯了什麼？

華 不，我要你自己說，你倒底做了什麼？

胡 那麼少爺你讓我想一看。(想了一會兒) 喔！我想起來了。

華 喔！你現在倒底想出來了，你這狗東西。

胡 少爺！不瞞你說，前幾天你叫我送紅小姐師傅的四瓶酒，我都沒有送去，因為我那天要請客，我又沒有錢，所以我把你的酒倒在我自己的瓶裏，把你的瓶敲碎了，就說我在路上摔了一交，把這四瓶酒都打壞了。

華 好哇！你這狗奴才，叫我白白的肉痛了一陣。(用手杖打胡一下)

胡好了，少爺，我說出來了，你可以饒我了。

華好，這件事我饒了你，可是我現在要追究的倒不是這件事。

胡少爺追究的不是這件事？（自白）糟糕，我上了他的當了。（對華）少爺，那麼我實在說不出什麼了。

華說不出什麼？好！（拿起手中的手杖又打）

胡少爺，你慢着，我說，我說！

華唔！你快說。（坐下）

胡半個月以前，少爺不是叫我送紅小姐一個錶嗎？

華是的。

胡不瞞你說，這個錶我也沒有送去，我因為看見這個錶「的答」「的答」的好玩兒，我就把它藏起來了，我故意把自己的衣服撕破，在身上弄了一些爛泥，跟你說這個錶被強盜搶去了。

華好呀！你偷了這麼多東西！（站起用手杖打胡）

胡少爺，我也不過是要曉得鐘點而已！

華好了，我今天總算聽得了不少的新聞，你這個狗東西，做事倒實在忠心耿耿呀！不過這些都不是

我要問的事，我現在沒有功夫再追究你！

胡 怎麼，少爺，這些都不是的？

華 唔！

胡 (自語) 糟糕，我今天的當，可上得真不小！

華 快點說，我沒有這麼多功夫跟你磨鼓。(坐下)

胡 好吧！我現在一起都說了吧！昨天少爺不是在抽屜裏少了十萬元錢嗎，不瞞您說這些錢也是我拿的，因為那天玉蘭生日，我沒錢買東西，所以只好暫時跟少爺借一借。

華 好呀！這些錢都是你偷的，害我白白的冤枉了家裏的阿林！（又站起打胡一下）

胡 少爺，我也不過是窮得沒辦法罷了！

華 這件事同我現在的事也沒有關係，我沒有功夫同你算這筆賬。

胡 怎麼，少爺，這件事又不是的，那末少爺我現在祇剩下一件事了。(走近華不怕打了)

華 快說。

胡 半個月以前，少爺還沒有認識紅小姐以前，每天晚上，少爺不是常常喜歡同我一起逛公園嗎？我因為陪着少爺逛公園實在沒有味兒。而且我晚上也要到玉蘭那兒去，所以有一天我就撒了一個謊

我就說我病了，今天請少爺一個人出去玩，結果你不是遇到了一個鬼嗎？

華 那個鬼也是你扮的。

胡 少爺你看像不像。

華 你倒真是一個好傭人，害我一連生了三天病。

胡 少爺要沒有這件事，你也不會常常去聽戲，跟紅小姐認識，現在看在紅小姐面上，你饒了我吧！
華 本來我倒不再打你，你提起了紅小姐，我非好好的揍你一頓不可？

胡 少爺！這是爲什麼？

華 爲什麼？問你呀？

胡 少爺，我怎麼知道呢？

華 我看你，今天骨頭有些發癢了，不打不行了。

胡 少爺，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呀！

華 你還不知道。（華打胡，胡逃，華追，兩人在沙發四週兜圈子）

胡 那麼少爺，是不是剛才玉蘭的事，這件事我也沒有法子呀，我又沒有叫她來，她自己要來的。

華 誰管你玉蘭不玉蘭。（用杖拘住了胡的頭，）我問你，你在老爺面前說了什麼？

胡 我沒有同老爺說什麼呀？

華 那麼我同紅小姐的事，老爺怎麼會知道呢？

胡 少爺，小的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過老爺呀！

華 那麼老爺怎麼會說，是你告訴他的呢？

胡 我想這是老爺故意騙你上當的！（門鈴響）

華 外面有人來了，你快去開門！（華放手杖於衣架上）

胡 是，少爺。（自語）倒霉，今天白招了許多口供！（胡下，又同紅牡丹上，自己從左邊下）

丹 文華，我總算找到你了！

華 你的臉色怎麼這樣緊張，出了什麼事嗎？

丹 文華！黃師傅的腿給汽車輾斷了。

華 怎麼一回事？

丹 昨天晚上有一家堂會，我沒有同他老人家一起上戲院去，他一個人在路上走，對面來了一輛汽車，把他撞倒了，腿也給輾斷了。

華 那末你得趕快送醫院呀！

丹 是呀！我昨天晚上已經送醫院啦！

華 醫生怎麼說？

丹 醫生說要動手術，把腿鋸掉。

華 現在動了手術沒有？

丹 還沒有。

華 爲什麼？

丹 醫生要先付醫藥費。

華 要多少？

丹 三百萬。

華 你給他們沒有？

丹 我那裏來這麼多錢！

華 那怎麼辦呢？

丹 你是知道的，我父母已經在八一三逃難的時候失散了，幾年來我都是靠黃師傅養活的，現在他老人家有了這樣的事，我不救他還算人嗎？可是我在上海除了你沒有一個親人！哦！文華，只有請

你替我想辦法。(坐下)

華 糟糕，我爸爸今天才回來，他一回來就問他拿錢，他不會肯的。

丹 爲什麼？

華 我爸爸很精明的，要他拿出三百萬去救一個與他沒有關係的人，他怎麼會肯呢？

丹 (站起來) 這麼說你也不肯幫我想辦法？

華 不是我不幫你想辦法，實在我沒有辦法可想。

丹 (走近華) 文華！你難道忍心看我師傅痛死！

萬 我怎麼會這樣殘忍！

丹 那麼你父親是茂豐錢莊經理，家裏有的是錢，我不相信你連這些錢都拿不出。

華 牡丹！我老實告訴你，爸爸雖然很有錢，但是他是一個守財奴？

丹 你不會告訴他，他是我的師傅。

華 牡丹！不瞞你說，我們訂婚的事，我爸爸還不知道呢！

丹 怎麼，你連這件事都沒有告訴他？

華 牡丹，你該知道我爸爸是最看不起唱戲的女人的。

丹（生氣）本來我這樣一個唱三流旦角的，怎麼配得上你這樣的大少爺呢？

華 牡丹！你別誤會，我根本沒有看不起你啊！

丹 誰知道呢？

華 你不相信，我可以對你起誓！

丹 又是起誓，我已經聽厭了！可是你一句也沒有準守。（坐下）

華（急了）真的牡丹！要不然我當初也不會向你求婚了！（也坐下）

丹 哼！求婚！這不過是你們大少爺情感衝動，一時高興。

華 牡丹！你這話怎麼說？

丹 怎麼說，問你自己呀？

華 問我自己！

丹 是的！（站起來暴發地）文華，我真想不到原來你是一般有錢大少爺一樣，只是玩玩女人，不講信用的。

華（也站起來）牡丹！你不應該侮辱我！

丹 侮辱你？

華 是的，你不應該把我比作執樁子弟，更不應該把我看成一個玩弄女性的人。

丹 可是我們訂婚，連你爸爸都不知道！

華 這個我有我的苦衷，你應該明白我父親是一個頑固的人。

丹 是的，我是一個女戲子，配不上人家的闊少爺。好？從今天起我們解約好了。（預備走）

華 （攔住她）牡丹！你別誤會呀？

丹 誤會？我沒有誤會！你們不過是同我們窮人家的女兒開開心吧了。

華 牡丹！

丹 文華！你別以為我是傻子，我雖然沒有唸過書，可是這種大少爺玩女人的戲，我已經唱得很多了

。（坐下）

華 （也坐）牡丹，你弄錯了，我當初是想先跟你訂婚，以後再告訴爸爸，完全出於我的好意。

丹 （不信）誰知道你？

華 （解釋）牡丹，你不知道我爸爸是最講門第，我同你訂婚，爸爸決不會同意的，所以我趁他到香

港去的時候先訂婚，等事情辦過了讓他沒法反對！

丹 那麼現在你爲什麼還不告訴他？

華 他已經知道了。

丹 你沒有告訴他，他怎麼知道的？

華 這個我也不知道。

丹 那麼說，你爸爸沒有答應我們的婚事？

華 是的！

丹 好吧！那麼我們解約好了。

華 你就會說解約？

丹 這樣不是反連累你嗎？

華 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丹 相信你有什麼用？你說過的話，從來就沒有守過信用！

華 我幾時不守信用？

丹（很氣地）在我們訂婚以前，你不是說過嗎？我無論什麼困難，你都願意替我想辦法，可是現在我師傅的醫藥費你就推掉不管，竟這樣對待我。（說着哭了）照這樣下去，將來我真的嫁給你，你不知道要怎樣欺侮我呢？

華 牡丹，我沒說不替你想辦法啊！

丹 (轉啼爲笑) 哼！你的話靠不住。

華 (躊躇) 這件事實在很難辦！

丹 不管難辦不難辦，你非替我想辦法不可！

華 這樣吧！你先去，等我想到了辦法就送來！

丹 你要是不送來吶？

華 (想了一想) 糟糕，這件事本來倒有辦法，現在可不行了！

丹 爲什麼呢？

華 我爸爸是很吝嗇的，我要用錢常常是叫胡用想辦法騙出來的，可是我剛才已經打了胡用一頓，現在再叫他去向爸爸騙錢，他一定不肯。

丹 那麼，你去叫他出來，我跟他說，我想他看了我的面子，也許會答應！

華 好！(站起向內叫) 胡用！胡用！

胡 (在內聲) 滾！少爺！

華 你出來呀！

胡（在內聲）少爺我不出來，出來了你又要打我了。

華 我不打你，你出來好了。

胡（出來）是！少爺。

華 胡用，我託你辦一件事。

胡（狡猾地）哦！少爺會有事找我？

華 是的，胡用，我們有一件事要麻煩你，你肯幫我們的忙嗎？

胡 紅小姐也有事找我幫忙？

華（走進胡）是的！你肯嗎？

胡 我們做傭人的怎麼敢不肯呢？

華 胡用！紅小姐的師傅給汽車壓斷了腿，要三百萬的醫藥費，想託你替他想想辦法！

胡（不信地）託我想辦法？

華 是的，胡用，我師傅現在正等着動手術呢？請你馬上想想辦法！

胡 少爺！這麼多的錢，叫我那兒去想辦法呢？

華 你可以騙老爺拿出來啊！

胡 少爺！老爺是一毛不拔的，一下子叫他拿出這麼多錢，他會答應嗎？

華 你不會撒謊嗎？

胡 少爺，小的屁股還在痛呢？（作摸屁股狀）要是再騙老爺！小的難道不要性命了嗎？

華 胡用！剛才實在對不起，以後我一定不打你了。

丹 胡用！你幫了這次忙，我一定叫少爺賞你。

胡 賞到不用賞！叫少爺少打我幾次就行了。

丹 以後我一定叫少爺待你好一點兒。

胡 （故意地）喔唷，不行，我的屁股又痛了。

華 胡用，別開玩笑了，快替我去辦吧！辦完了我一定賞你。

胡 少爺，小的不敢要你的賞。

丹 好了，胡用，看我面子，你就答應了吧！

胡 那麼紅小姐，我現在也有一件事，少爺肯幫忙嗎？

華 什麼事？

胡 就是非同玉蘭的事！

華 你要我怎麼樣幫忙？

胡 我想請少爺同黃老爺和老爺說一聲，讓我們結婚！

丹、（答應）好的！這很容易，少爺一定替你說！

胡（開心）真的。

華 好吧，我一定跟老爺說，不過你得馬上替我把這件事辦好。

胡 好！我馬上替你想辦法，老爺一回家我就向他要。

華 你怎麼問老爺要呢？

胡 這個很便當，我只要騙老爺說，剛才少爺坐汽車出去，路上把人輾壞了，人家要少爺賠償醫藥費

，少爺現在正在警察局，等人把錢送去老爺一定把錢交給我了！

華 這個老爺會相信嗎？再說假使他自己到警察局來呢？不是把事情揭穿了嗎？

胡 這個你放心，老爺現在正忙着金子市場的事，他不會有空去管這些小事的。

丹 要是他叫別的傭人去呢？

胡 這個也不會的，老爺除了我，別人送錢都不相信的。

信聲 阿林，汽車我現在不要了，你開到弄堂裏去好了！

阿林聲 是。老爺！

胡 老爺回來了，你們先進去躲一躲，待會兒我再來叫你們。（丹同華躲入左邊門內，門鈴聲響）

胡 巧極了。（從過道出去）

（少傾老丁從過道中出來，跑出去開門，不多時同信一起進來）

信 怎麼這麼多時候連開門的人都沒有，人都上那兒去了？

（老丁惶恐地不敢作聲）

信 （坐下拿起電話）喂，黃公館嗎？我找黃志成先生聽電話……你志成兄嗎？我宗信呀……志成兄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今天的金子行情非常好，我剛才已經搶了一個帽子，得了彩了！（老丁偷偷下）我看明天行情還要好，我想叫你明天一淘做多頭……好好……明天市場見！（剛把電話掛掉

，看見胡用慌慌張張從大門進，沒有看見他的樣子，跑在他的前面大叫）

胡 糟了，糟了！這怎麼辦呢？少爺出了事，老爺又不在家，找又找不到，這……怎麼辦呢？

信 （奇怪），他在發什麼神經病？

胡 （假作奇怪）黃公館也沒有去過，他究竟上那兒去了，怎麼我到處找不到他呢？

信 這傢伙今天是怎麼回事？

胡 難送他躲到什麼祕密的地方去了，怎麼我到處找過了也沒有找到他。（跑進信之臥房）

信 我在這兒！（追進臥房）

胡 不要老爺也出事了。（胡出來，撞了信一滿懷）哦。老爺，我什麼地方都找過了，原來你在這兒。
。（假裝喘氣）

信 你找我什麼事？

胡 老爺！不好了，少爺出事了。

信 （急）出了什麼事？

胡 少爺坐汽車出去……

信 （打斷他）我不是告訴過你，叫他沒事少坐汽車嗎？噫！我剛坐汽車回來，他就坐出去了嗎？

胡 （知道說價連忙掉轉話頭）是呀，少爺平常都是坐汽車出去的，剛才因為老爺把車子坐出去了，

所以少爺就同我一淘走出去，走到南京路看見有人在打架，少爺爲了好奇，就跑過去看熱鬧，不

料給兩個打架的人一撞，少爺把人家亨利珠寶店的玻璃打破了，現在店裏的人，抓住他要他賠錢

，要是老爺不馬上送錢去，少爺就要挨打了。（假意哭）

信 哦！原來打碎一塊玻璃，好辦，要多少錢？（坐下）

胡 三百萬！

信 (嚇了一跳) 三百萬元，一塊玻璃三百萬。

胡 老爺，他們說這還是老價錢！要是照這兩天的美金行市還不夠。那塊玻璃他們說是美國貨，現在還買不到這樣好的東西呢！

信 賠一塊玻璃要三百萬，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簡直是敲我的竹槓麼？

胡 老爺！他們說要是你不馬上把錢送去，他們就要打少爺，而且還要把少爺送到警察局去吃官司呢？

信 他怎麼早不出去晚不出去，偏偏挑這個倒霉的時候出去呢？

胡 是呀！

信 他平常不是不大喜歡看人家打架的嗎？

胡 老爺！平常少爺是坐汽車出去的。

信 哦！……好吧！你去同他們說去，先把少爺放回來，把你留在那兒，等我明天錢湊足了再贖你回來。(欲入)

胡 老爺，你這不是在跟小的開玩笑麼？

信 誰叫你不當心少爺呀。

胡 可是老爺，人家不會那麼傻，把我一個窮小子做抵押的呀！

信 好吧！你把太太房內那個衣櫥門開開來，把裏面太太的衣服都去賣了，反正人死了這些衣服也沒有用了。

胡 老爺！鑰匙呢？

信 鑰匙？我上次不是叫你去配嗎？

胡 可是老爺，小的沒有配。

信 爲什麼不配？

胡 老爺你沒有給我錢呀！

信 混蛋，你不能先墊一墊嗎？

胡 老爺，小的連上個月工錢都還沒拿，叫我拿什麼去墊呢？

信 誰叫你不拿的。

胡 老爺！你不是到香港去了嗎？

信（提醒）好，我待會兒給你！（拿出五百元鈔票一張）拿去，快把鑰匙配來。

胡 (尷尬) 老爺！五百塊錢怎麼够呢？

信 那麼你要多少？

胡 老爺！配一把鑰匙至少要五千塊錢。

信 (嚇了一跳) 五千塊錢？一把鑰匙要五千塊錢，好了，算了吧！(把錢放進口袋)

胡 那麼，叫小的怎麼開樹門呢？

信 笨蛋，你不會叫銅匠把樹門開一開嗎？

胡 可是，老爺，你叫銅匠來開，也是要錢的呀？

信 又是錢，又是錢，你怎麼只知道錢？

胡 (打斷他) 老爺，這又不是小的要錢。

信 你告訴他，我們以後還有很多很多的生意照顧他，這次叫他同我盡盡義務！

胡 可是老爺！

信 (討厭地) 去去，快去。

胡 老爺，依小的看樹門也不用開了，太太那些衣服都破了舊了，也不會值三百萬的，怎麼能救少爺呢？

信 你不會說老爺只有這一點兒錢嗎？

胡 可是老爺，人家都知道你有錢的！

信 混蛋，誰說我有錢呀！你也敢這麼說！

胡 是，老爺，小的不敢。

信 好，你把後房那些傢俱也賣了吧！（欲入）

胡 老爺，那些東西，一共賣了也不到一百萬，馬上也賣不掉，你叫我怎麼救少爺呀！再說我不馬上
去，少爺被人打壞了，怎麼辦呢？

信 真他媽的倒霉，怎麼他早不出去晚不出去，偏偏在這時候出去呢？這簡直是跟我的錢過不去麼！

胡 是呀！老爺請你快一點兒，時候多了，少爺要挨打了！

信 好吧！算我今天倒霉，遇見了鬼！這張支票你拿去吧！（袋中摸出一張支票）

胡 好。（想拿）

信 （不給他）叫他們快些把少爺放出來！

胡 是！

信 （又把支票放進自己的袋裏）

胡 老爺！（走近信）

信 什麼？

胡 你的支票還沒有給我呢！

信 剛才我不是已經拿出來給你了嗎？

胡 可是，老爺你拿出來，又放進去了！

信 （只好忍痛拿出來）真倒霉，這筆錢還是我剛才到市場裏搶帽子搶來，到了我口袋裏還只有半個鐘頭，現在又要出去了！

胡 （等急了）老爺！

信 好吧！你拿去，（一看，還不够，另數現款）你告訴他們說，那筆錢老爺不是情願送給他們，有機會還要拿它回來的。

胡 是，老爺。（接鈔票同支票）

信 真是人不走運，什麼事都倒霉，好好的人怎麼會去看打架，把人家的玻璃打破，真是倒霉！倒霉！（氣沖沖地從右門下）

胡 哈哈！要轉你的念頭，那怕你再吝嗇，也叫你乖乖的把錢拿出來！哈哈！……（大笑把支票同鈔

票放進袋裏，向左邊門中叫）少爺！少爺！你快出來！（徐文華紅牡丹從左邊門出）

華 事情成功了嗎？

胡 糟糕，這次老爺不相信我，我的戲法不靈了。

丹（急）那怎麼辦呢？我的師傅還在等我送錢去呢？

胡 別急！別急！小姐（把支票同鈔票拿出來）你看這是什麼？（丹看給華搶了去）

華 大成銀行法幣二百萬元正，還有現鈔。

（玉蘭自外進）

華（很興奮想抱丹誤抱玉蘭）哦！牡丹。

胡（急）少爺！你弄錯了，你的牡丹在那兒呢？

華 哦。（走向丹）

（胡走向蘭）

——幕下——

第
二
幕

第一場

時 第一幕的下午。

地 王莉莉家裏。

景 王莉莉臥房，有床，桌子，梳粧台，椅子，沙發，屏風，花瓶等物，台背靠右有一門通外邊。

幕 開幕時，王莉莉坐在梳粧台邊化妝，嘴裏哼着舞場流行歌曲，少頓王母自外上。

母 莉莉，我不是說你，我早就跟你說過，這種小白臉最靠不住，可是你偏不相信，現在怎麼樣，我的話沒有錯吧！什麼少爺，少爺會連十根條子都拿不出！

莉 媽！這也不能怪他，這是因爲他爹爹不贊成這件事，他自己又沒有錢，您叫他一時拿出來，他當然不行。

母 莉莉，我看算了吧，這種藥水小開我勸你還是跟他一刀兩段，另外再找一個好戶頭，不然你嫁給他，總有一天你會吃他的虧。

莉 媽！我也有我的打算！少夫自己雖然是一個窮光蛋，可是他爸爸很有錢，他是大華地產公司的董事長，少夫是他的獨養兒子，將來的遺產終歸是他的，目前我雖然吃了一些虧，但是將來總有好

處的，况且少夫的人，倒是很誠實的，他的確真心愛我。

母 你當然貪圖將來，可是我就倒了霉了！

莉 媽，我嫁了少夫，你就是他的丈母娘，難道少夫會不養你。

母 可是我要乾女兒養一輩子，這不給人家說閒話嗎！

莉 這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我同少夫願意，誰敢說閒話？

母 恐怕這也是你沒有嫁出去說的話吧！真的到那個時候，你就要嫌我老太婆討厭了，

莉 （作嬌）我怎麼會這樣沒良心呢？

母 我知道你很喜歡少夫，少夫很「漂亮」，但是他除了「漂亮」以外還有什麼呢？

莉 媽，少夫學問很好，大學就要畢業了，他還告訴我要出洋留學，而且還答應我結了婚以後，一同

到美國去。

母 你別做夢了，出洋？哼！他也有資格出洋？莉莉，你以為少夫是一個用功的大學生嗎？我告訴你，這種公子哥兒那有一個真心讀書的，不過化掉幾張鈔票買個文憑罷了！

莉 媽！我不相信，少夫是很用功的。

母 哼！用功？用功的大學生會天天上跳舞場，看電影嗎？

莉 (阻止母親批評她的愛人) 媽!

母 (知道她意思) 好，我不說！我不說！我知道你是愛少夫的，我說他壞話，你一定不高興的。

莉 (說到她心裏) 媽!

母 (向她做了個鬼臉)

莉 (忽然想起) 媽！今天早晨洪正卿打電話來怎麼說？

母 他說下午來看你。

莉 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母 他打電話來的時候，你還在睡覺，後來我想告訴你，你的「那個」又來了，我怎麼好打擾你們的

好事呢？

莉 (作嬌地) 您又開玩笑！

母 好！好！我不管你們的事。

莉 (急) 您知道他下午來，要把事情弄僵了。

母 (知道她的意思) 是不是你「那個」下午也要來？

莉 (有些害羞) 是的。

母 其實我真替你冤枉，憑你這樣出色的人，只拿了他十條條子，就怕成這樣，連別的男人談話都受限制，我真替你打抱不平，再說他十根條子又沒有拿出來，你在外面有別的朋友，他能干涉嗎？

莉 媽，洪老頭子我不是照樣敷衍嗎？不過給他當面看見，總覺得不大好。

母 莉莉，不是做媽的心不好，其實洪正卿除了老一點以外，那一樣不比少夫強，你嫁少夫真不如嫁給洪老頭子！

莉 (有些討厭) 媽！你還說這些幹什麼？我不是已經騙了他很多的錢了嗎？

母 是的，是的。又是我這老太婆多嘴，不過我也是爲你好，媽是經驗之談，你年紀輕不懂這些，你只以爲嫁人要嫁一個有錢的少爺，其實有錢的少爺十九是荒唐的，而且自己又沒有錢，沒有本領，倒還是老頭子靠得住。

莉 (不以爲然地) 媽！我現在已經答應你，少夫不拿十根條子不嫁給他，你再提這些事幹嗎呢？

母 好！好！我不同你多說了，再說你又愛不高興了；

(這時門外傳來了黃少夫的聲音)

夫聲 莉莉！莉莉！莉莉在家嗎？

莉 (立起) 我在這兒！

母 不要臉又來了，你告訴他，不拿出十根條子，叫他休做夢！

莉 (不睬她) ……

(少夫推門進來)

夫 (見王母即招呼) 哦！媽。

母 (不理他) ……

夫 莉莉！你今天下午沒有出去。

莉 唔！跟你爸爸談過了沒有？

夫 還沒有？

母 (插上去諷刺他) 黃少爺，你幾時請我喝喜酒？

夫 (無法回答) 唔……

母 黃少爺，聽說你父親回來了，我看你的喜事還是早一點辦好，日子多了，物價漲了，什麼價錢都

不同了！(暗示他再不拿出十根條子又要加多了)

夫 (敷衍她) 是的，我已經同父親商量過了，就要辦這件事的。

母 好的，不過黃少爺，不怕你見笑，我實在等不及，我想辦完了莉莉的婚事，就回鄉去了，上海生

活程度這樣高，像我這樣沒有進款的人，是吃一天少一天的。

夫 是的。

母 就是莉莉也等急了，他也希望你早一點辦喜事。

莉 (不願意她多說) 媽！

母 (故意) 孩子，在黃少爺同媽的面前害什麼羞！

莉 (討厭她) 媽！你同我去買一些點心好嗎？我還沒有吃東西。

母 (知道莉討厭自己擠在中間) 好吧，我再不走，你也要攙我走了，黃少爺你們小倆口子談談吧！

(走出去時對莉瞪了一眼) 哼！

夫 (見母出去，急走近莉問) 莉莉，我的事你跟她商量過嗎？

莉 商量過了！

夫 她怎麼說？

莉 (搖頭) ……

夫 沒有答應？

莉 (點頭) 唔。

夫 她怎麼說？

莉 她說你不拿出十根條子，不讓我們結婚。

夫 你不可以同她反抗？

莉 (假意) 我剛才已經同她吵過了。

夫 (焦急) 糟糕！這怎麼辦呢？

莉 少夫！我很奇怪，你父親是一個地產公司的董事長，難道連十根條子都拿不出？少夫！不是我一定要你這一些錢，實在是我的母親沒有錢不肯放我。

夫 莉莉！到了現在我也不用瞞你了，我老實告訴你，我爸爸根本沒有知道我們訂婚的事，因為他要講門第，這次同你訂婚的事是瞞着他的，他從香港回來了我還沒跟他提過，我想假使我說你是一個舞女，他一定會反對的。

莉 這麼說你父親還不知道我們已經訂婚了。

夫 唔。

莉 那麼要是你父親反對呢？我們的事不是吹了嗎？

夫 是的，所以我想免掉這十根條子的聘金，要是你媽不要我這一筆聘禮，我想就是跟我父親決裂了，脫離關係，我也要娶你的。

莉 你不知道我的苦處，我自己何嘗願意把自己當作一件東西這樣出賣呢？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說到這兒假意的哭了）

夫 莉莉？我相信你，我知道你是一個最純潔的人。

莉 你不知道她看你拿不出十根條子，他就會把我賣給別人，她會叫我同你解除婚約！

夫 解除婚約？

莉 唔。

夫 難道你不愛我？

莉 少夫！你還不知道我是一隻籠中的鳥，不能自由自在飛的。（假意嗚咽）

夫 （生氣）那麼你過去的話都是假的，你也爲了錢？

莉 少夫！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故意哭得更利害）

夫 （故意嚇她）好！那麼我們就解除婚約好了。

莉 （假意難過）少夫！難道你不愛我了嗎？少夫！你不知道我把你看做是我的救星，只有你才能够

把我救出牢籠。要是你不娶我，我這一輩子就完了，她一定要我去嫁給那個洪老頭子，你難道忍心看我跌進糞坑裏去嗎？（假意大哭倒在少夫懷裏）

夫（中她的計）莉莉，我不過是跟你說着玩兒的，我決不會遺棄你，我是永遠的愛你的！

莉莉（笑了，倒在少夫懷裏）少夫！

（兩人正在依偎的時候，王母拿了點心進來，兩人分開）

母（故意地）對不起！對不起！（把點心放在桌上，對莉莉白了一眼，哼了一聲，從門中出去。）

（此時門外傳來黃志成的聲音）

成聲 王小姐在家嗎！

母聲 哦！洪先生！她在家，你怎麼好幾天沒有來看莉莉了！（莉莉同夫跑到門邊偷聽）

成聲 她在那裏？

母聲 在她自己房裏。

夫（對莉莉）這聲音我好熟呀！

成聲 我可以上去嗎？

母聲 哦，她剛在洗澡，這一會不知洗好了沒有？我先上去看看，請您先在下面坐一會兒，待一會兒

我再請你上去。

成聲 好好……（母在外打門）

母（入）莉莉！洪先生來看你了。

莉莉 媽！你請他等一會兒！（向夫）少夫！你快走吧！洪老頭子來了。

夫（不在乎）來了就來了好了。

母 你好，人家不好。

莉莉（急）你在這兒不大方便。

夫 有什麼不方便？

莉莉 他看見你要疑心呀！

夫 疑心就疑心好了，我本來是你的未婚夫麼？

莉莉 可是！……

成聲 莉莉，我上來了。

母 不要忙，等一等（母出去一會兒又推門進來）快一點！（又出）

（莉莉叫他出去，夫不肯）

那末你要怎麼樣？

夫 我要你叫他滾出去。

莉 少夫！你這樣做，不是更增加我的痛苦嗎？我母親現在已經很恨你了，要是你再這樣，這不是逼得我跟你解約嗎？

夫 我想不到你的生活竟是這樣！

莉 少夫！你現在既然知道了我是這樣的生活着，你想我是多麼需要離開此地，要是你能馬上同我結婚，我也不必同這種人敷衍了。

母（入） 莉莉！你澡洗好了沒有？洪先生等不及了，自己娶上來了！

成聲 莉莉！你快一點兒，我已經等了你好多時候了。

母（同門外成說）馬上就好，（出）

莉 洪先生，請你再等一等，我馬上好了。（向少夫）你快走吧！

夫 不，我不走。

莉 你不走？

夫 我不走，我要你打發他走。

莉 (有怒意) 少夫！你太過份了。

夫 (也不滿) 你才太過份了，你的朋友來了把我趕在外面，這是你對未婚夫的態度嗎？

莉 我也是沒有辦法呀？

夫 我不管這些！

母 (入) 莉莉！你好了嗎？

成聲 莉莉！你好了沒有？

母 就洗好了。(出)

莉 還沒有哪！(一面急對夫) 快些(拉夫) 快些出去吧！等一會兒你再來。

夫 (堅決地) 不行！(這時候黃志成搶着要上來)

母聲 洪先生你不能進去，你進去莉莉要生氣的。

成聲 我還有事等不及了！莉莉！我進來了。

母 (暗示地) 莉莉，洪先生來了。

莉 糟了，糟了，你現在只好在這兒躲一躲了。(把他推到屏風後面) 請進來吧！(用手理一理自己

（黃志成同王母上，黃身穿新西裝，手持鮮花一束，一手拎着皮包，母手裏拎了二盒點心）
 成 莉莉！你剛才在幹什麼呀！我在下頭等你好多時候了！

（敷衍）哦！真對不起，洪先生！我剛才換了一件衣服，梳了一個頭，害你等了很多時候。
 成（含笑）沒關係！沒關係！

莉莉 洪先生！你看這件衣服好看嗎？

成 好看！好看極了，穿在你的身上，真像花中牡丹一樣美麗了！哈哈……

母（大獻殷勤，倒茶）洪先生請用茶！（拿香烟預備同他點火）

成 好！好！我有雪茄。（王母替他點雪茄）

莉莉 洪先生！你剛才一定等急了吧！

成 咳！沒有！沒有！

莉莉 你來的時候，我剛起來預備洗澡，聽見貴客來了，連澡都不洗，只好先梳頭換衣服。

成 哦！那真對不起，我打斷了「貴妃出浴」了，恕罪恕罪。

莉莉 照理應該跟我道歉。

成 是的，應該！應該！（學京戲中口氣）啊！娘娘在上！小生這廂有禮了。

莉 (夫在屏風後打成)

成 什麼？

莉 (急掩飾)是我。

成 (以爲莉同他打情罵俏)哈哈。

成 莉莉！剛才你母親說你在洗澡，我在下面等了你好半個多鐘頭，我起初還以爲你在關小白臉呢！

莉 洪先生，胡造謠言，敢當何罪？

成 該打！該打！我今天特地帶來兩盒點心，都是你愛吃的東西，就算是賠罪吧！

莉 這不太輕了嗎？

成 那麼，這裏還有鮮花一束！

莉 好！謝謝你。

成 願你永遠像鮮花這樣的鮮豔。(把花交給莉，莉把花插在花瓶裏)莉莉！我好久沒見你，不瞞你說，(走近莉)我真想你。

莉 胡說霸道，誰又沒有不許你來，爲什麼這許多日子不來呢？是不是家裏「派司」打不通，給「看」住了。

成 前些日子我是到香港去了，不然我會不來嗎？

莉 (不相信地) 真的？

成 誰會騙你？我的太太早死了。

(夫在屏風後又打成)

成 誰呀？

母 (急掩飾) 洪先生！是我，你同莉莉談談吧！我有事出去了。

(母下)

成 (走近莉) 莉莉！你覺得我對你怎麼樣？

莉 還不錯。

成 「不錯」就是「不錯」，為什麼還要帶一個「還」字？

莉 因為你這個人太自私，只管自己不管別人，所以只好說你還不錯！

成 怎麼我自己一點兒也不覺得我自己自私呢？

莉 這叫做自己不知道自己。

成 哦！那末你倒說說看，我什麼地方自私，等我知道了以後一定改過。

莉 譬如說剛才你到這兒來吧！一走進門就大喊大叫，把我從床上叫醒，這就是自私。

成 哦……

莉 要是不自私的人，他一定不會大叫大鬧，一定等我睡醒了再進來。

成 哦……

莉 老實說這是做男人最普通的常識，對待女人的禮貌。

成 唔……

莉 你看過中國的舊小說嗎？

成 看過一些。

莉 裏面有許多多情的男子，小姐有事出去了，不是一等就是幾個鐘頭嗎？那兒有像你這樣猴急的，所以我給你一個「還不錯」的批評，實在還是特別寬容呢？要是換了別位小姐，看見你這副樣子早就撞出去了。

成 是是……

莉 還有你每次進來應該有禮貌，應該先說一聲：「我可以進來嗎？小姐！」

成 哦……

莉 比如你知道我剛要洗澡，一個懂得討好女人的男人，就馬上應該自動的出去，等我洗好了澡再回來！

成 莉莉，你是不是想拉我走呀！

莉 不是，不是，我不過比仿比仿罷了，你不是要我告訴你怎樣才算不自私嗎？

成 那麼請你先洗澡吧！我在下面等一會兒再來！

莉 我不過同你開玩笑，你何必當真就走呢？

成 噢！（忽然想起）莉莉，我預備送你一樣禮物，你猜猜看，我買了一樣什麼東西。

莉 衣料。

成 不是。

莉 手錶。

成 不是。

莉 鋼筆。

成 也不是。

莉 我猜不着了。

成 (從口袋中拿出戒指盒子) 我買了一只鑽戒，你看好不好，(少夫探出頭來看)

莉 (拿過來仔細看) 唔，金鋼鑽戒指，好是好，不過我不是你的愛人，你應該送給愛人去才對！

(環成)

成 不，我應該送給你，我除掉你還有誰是我的愛人呢？(欲從盒子裏取出戒指)

(少夫欲從屏風後出來)

莉 (急) 別出來。

成 莉莉，你叫誰別出來？

莉 我叫你別把它從盒子裏取出來。

成 (從盒子裏拿出鑽戒) 莉莉！我替你把戒指戴上。

莉 你又不同我訂婚，爲什麼要我戴戒指呢？(少夫又探出頭來)

莉 (向少夫示意把頭縮進去)

成 莉莉！這個戒指你肯不肯賞臉戴上。

莉 (伸出手來) 好！你戴吧！

成 你看這個戒指好不好？

莉 (敷衍地) 好看極了!

成 戴在你的手上更顯得美艷了! (欲吻莉手)

莉 (夫欲出) 你別動。

成 (莫名其妙) 我沒動呀?

莉 洪先生，我有一件事想麻煩你，不知道你肯不肯?

成 什麼事? 你說好了。

莉 (發噤地) 你肯不肯答應?

成 可以，可以，莉莉小姐的事，怎麼敢不答應呢?

莉 真笨?

成 當然。

莉 我有一個窮親戚，他最近失了業。

成 噢，那很方便，你叫他到我公司裏來做事好了。

莉 他不是要找事!

成 不是找事，那是什麼呢?

莉 他想開店，現在還缺少一些資本。

成 是不是叫我加入做股東，那也沒有問題。

莉 不是，他是想託我借一筆錢，等賺了錢連本帶息一起還給你，你肯答應嗎？

成 這個麼……可以當然可以，不過數目要多少呢？

莉 不多，只要十五根條子就行了。

成 十五根條子，莉莉，你的胃口太大了。

莉 胃口太大？你這是什麼意思？

成 莉莉，十五根條子當然遵命奉上，不過我也有條件！

莉 (知道他的意思，但假作不懂) 你也有條件，好吧！是不是你不相信我，這個好辦，我寫一張借據給你，以後還你就是了。

成 這個用不着，憑我們這樣的交情，還用得着寫借據嗎？

莉 那麼洪先生是什麼條件呢？

成 莉莉，不瞞你說，我的太太已經死了二年了。

莉 (故意不懂) 洪先生，那同現在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呢？

成 怎麼會沒有關係，莉莉，不瞞你說，我太太死了之後，我很想續絃。

莉莉（故意）哦，我明白了，是不是你預備結婚找我做儂相，那好辦，我一定答應。

成（見誤會他的意思急）莉莉，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

（成正想說，母是外入，成露窘態，母見狀，急出）

莉莉 洪先生！我還不懂你是什麼意思？叫我怎麼答應呢？

成 莉莉！你不懂，那我祇好直說了！我……我愛你！我要向你求婚。（跪下）

莉莉（不知所措）洪先生：你……

成 莉莉！你答應不答應。

莉莉 洪先生，你也得讓我考慮考慮呀？

成 好，讓你考慮十分鐘。

莉莉 不行。

成 卅分。

莉莉 不行，不行，那太急了，你還是先起來吧，這件事我還得仔細考慮一下。

成（起來）那末你什麼時候給我回音呢？

莉 這個說不定，一定要讓我把你的性格完全了解以後才能決定，婚姻大事決不能隨隨便便的。

成 莉莉，你好好的攷慮一下！我一定等你，直到你願意嫁給我爲止，至於條件你儘管提出來好了，我還有事，我要走了！

(母推門進來。)

母 怎麼！你不吃了晚飯走嗎？

成 不了，我還有事呢？

母 什麼事這樣急，你不是說過今天沒有事了嗎？

成 我還要到王律師那兒去一趟。

莉 跟誰打官司？

成 不是打官司。

莉 那麼什麼事？

成 有一個不要臉的舞女，在我到香港去的時候迷上了我的兒子，而且還同我兒子訂了婚，因爲我兒子事先沒有同我商量，所以預備到王律師那兒去否認他們的婚約。

(夫欲出，母攔住他)

莉 可是你家的少爺是不是會答應呢？

成 不管他答應不答應，不答應我同他脫離父子關係！兒子娶親連老子都不知道，這不是造反了嗎？

母 洪先生，要是你的少爺情願同你脫離父子關係呢？

成 這個你放心，那個舞女也不是傻子，沒有錢決不會跟他跑的。

莉 洪先生，你何必管這些閒事呢？兒子大了，婚姻是應該自主的。

成 可是這也得看娶的是什麼人，娶這種不要臉的舞女當太太，這不是塌我的台嗎？

莉 對不起，洪先生。我也是舞女，剛才你向我求婚，我要是答應了，不也要塌你的台嗎？

成 哦，對不起！得罪，得罪。我忘了！不過這也得看人，像你莉莉雖是舞女，可是比一般的舞女就不同了！

莉 真的嗎？

成 當然。

莉 也許你少爺的愛人比我還好呢？

成 我不管他好不好，我已經打定主意，替他定一個門當戶對的徐小姐做媳婦了。

莉 這麼說你還是爲了自私！

成 自私？

莉 是呀！你爲了要定徐小姐做媳婦，就不許你少爺自己選對象！

成 好了，莉莉，我不同你抬槓了。我走了，剛才的事希望你多多的考慮考慮，有什麼條件我們以後再談！

莉 好，再見！

(黃志成下，母送出)

莉 (向少夫) 出來吧！

夫 (很高興的走出來)

莉 怎麼？你生氣了！

夫 (不理她)

莉 吃醋了嗎？

夫 (再不理)

莉 我知道你受不了，所以叫你還是出去的好！

夫 莉莉！我想不到你是這樣一個無恥的女人。

莉 什麼？

夫 你已經同我訂了婚，爲什麼還收了別人的戒指？

莉 少夫！我不是跟你說過，我是爲了沒有辦法，我在這兒一天，就得過一天這樣的生活，所以我想馬上離開此地。

夫 誰相信你。

莉 少夫，這個戒指我不過是不能不收，怕得罪人吧了！

夫 那末你剛才開他十五根條子，又是怎麼解釋呢？

莉 這也是完全爲了你！

夫 爲了我？

莉 (將計就計) 你沒有辦法弄到這筆錢，難道我幫你的忙幫錯了！(假意生氣坐下)

夫 (以爲莉莉是真的爲他，覺得抱歉) 莉莉，我很對不起你，我剛才誤會了，不過現在這件事反而弄巧成拙了。

莉 爲什麼？(奇怪)

夫 你要是向他騙了錢，我爸爸知道娶的是你，他還會答應我們的婚事嗎！

莉 (奇怪) 我騙洪正卿的錢，跟你爸爸有什麼關係？

夫 你知道他是誰？

莉 他是誰？

夫 他就是我的爸爸！

莉 怎麼他就是你的爸爸……

夫 (點頭) 唔。

莉 (倒在沙發裏) 哦……

——幕下——

第二場

時 第二幕第一場一小時後。

地 黃家會客廳。

景 黃家客廳，建築富麗堂皇，台背有一走廊，可通花園，隱約可見花園樹木蔭影，台右有一門通黃少夫書房，台左有過道通黃志成臥房。佈置很新穎，有沙發，茶几電話等物。

幕 開幕時，黃少夫好像等人等得已經很久了，不耐煩地走來走去，後來從沙發旁拿起電話，正欲撥電話號碼，徐文華自外進。

華 少夫，你打電話給誰？

夫 給你呀！

華 給我？我還以為你打給你的「特令」呢？

夫 老徐，我已經等了你好半個多鐘頭了！

華 對不起，少夫，我的汽車給爸爸開出去了，我是坐電車來的，因為人多擠不上，等了很多時候，所以來晚了！

夫 哦，我說麼？

華 今天早晨你到莉莉那兒去過了？

夫 是呀。

華 她怎麼說？

夫 (搖搖頭)

華 她還是堅持要十根條子才肯嫁你？

夫 唔。

華 你沒有同她說你的情形？

夫 她說母親不肯答應！

華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夫 我找你商量呀！

華 我想這筆錢除掉問你爸爸要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

夫 我也這樣想，可是爸爸根本不贊成這件事，他怎麼肯拿出這筆錢來呢？

華 你已經把這件事告訴黃伯父了？

夫 沒有！

華 那你怎麼知道不贊成這件事！

夫 我剛才到莉莉家裏去，我聽見爸爸說的？

華 你爸爸也在莉莉那兒？

夫 唔。

華 他到那裏去幹什麼？

夫 我爸爸認識莉莉，也是她的舞客！

華 怎麼我從來沒聽見莉莉說過呢？

夫 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我爸爸！

華 爲什麼？

夫 我的爸爸到舞場裏改了名字，叫什麼洪正卿！

華 這麼說，你爸爸也愛上了莉莉！

夫 是的！

華 好玩，好玩，快把你們碰面的情形告訴我。

夫 我躲在屏風後頭，沒有跟他見面。

華 那麼你爸爸知道你同莉莉的關係嗎？

夫 好像他祇知道我跟一個舞女訂婚，還不知道那個舞女就是莉莉！

華 那還好，我看這件事祇要把錢解決了，就沒有問題，祇要莉莉不變心，你等些日子再結婚也不要

緊！

夫 可是我爸爸要逼着我跟你妹妹訂婚，怎麼辦呢？

華 (奇怪)我妹妹？(不明白)少夫，你別跟我開玩笑！我那裏有什麼妹妹呀？

夫 這件事也難怪你要奇怪，你的妹妹同你不是一個媽生的！

華 怎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呢？

夫 是呀，我本來也很奇怪，因為我從來沒有聽見你說有什麼妹妹，後來我爸爸把這件事解釋了，我

才明白！

華 你爸爸怎麼說？

夫 他說你爸爸在鄉下還有一個姨太太，這件事當初是瞞着你媽的。後來你媽死了，你爸爸打算把你姨母接出來，可是因為中日開戰，交通斷絕，沒法把她們接來，所以一直擱到現在。聽說你的姨

母有一個女兒，你爸爸預備嫁給我？

華（開玩笑）這麼說，我們的關係倒又深了一層了！

夫 你看我應該怎麼辦呢？

華（開玩笑的口吻）我看你還是同莉莉解約吧，父子爭風給人家知道了不成了大笑話嗎？

夫（生氣）老徐，人家急得要命，你還好意思開玩笑！

華（不禁笑出來）哈哈……

夫 別笑，我想現在最好馬上弄到十二根條子，萬一我同父親決裂了，我就脫離家庭，我想我自己有了兩根條子一時也餓不死！

華 我看也祇有這個辦法！

夫 可是問題是我一時那裏去弄十二根條子呢？

華 這個倒的確是個問題。

夫 唉！（嘆氣坐在沙發上）

華（忽然想起）哦，我倒想到了一個辦法。

夫（高興得不得了）哦！

華 我想這件事祇要叫胡用去辦一定行！

夫 (不想信有把握) 叫你的胡用去辦？

華 是的，他一定有辦法！

夫 (不相信) 他能够借得到那麼大的款子！

華 不是叫他借，我的意思是叫他問你爸爸要。

夫 (奇怪) 叫他向我爸爸要？

華 是的。

夫 (不明白) 我爸爸會給嗎？

華 (知道他不懂) 哦！少夫，你沒有明白我的意思！

夫 (更不懂) 我沒有明白你的意思？

華 是的，我的意思是叫胡用向你爸爸騙錢，不是叫他同你要錢！

夫 我爸爸會受他的騙嗎？

華 這個你放心。我告訴你，今天早晨牡丹問我要三百萬塊錢，都是胡用幫我的忙，撒了一個謊，把

夫 可是我現在的數目比你大多了，要十二根條子呢？再說你家的傭人來騙我爸爸，不見得會有用吧？

華 少夫，你如果不相信，我叫他騙給你看！

夫 那再好也沒有了，成功了，我一定謝謝你們倆！

（胡自外進）

華 胡用，我正找你！

胡 少爺，你又有什麼事？

華 黃少爺同王小姐結婚，要十二根條子，他爸爸不肯，想請你幫幫他的忙！

胡 少爺，這件事小的辦不了！

華 爲什麼？

胡 小的騙老爺已經是罪大惡極了，現在再騙黃老爺，要是將來事情揭穿了，小的可吃不消！

華 這個你放心，黃少爺會幫你的忙。

胡 少爺，這個太冒險。

夫 胡用，如果你幫了我的忙，我一定好好的酬謝你！

華 是的，你幫了黃少爺的忙，將來你有事，黃少爺也一定會幫你的忙！

胡 好，那麼我有一件事情要求黃少爺，黃少爺肯答應嗎？

夫 什麼事？

胡 黃少爺，我想你大概也知道，就是我同玉蘭……

夫 不是要我爸爸答應你們的事！

胡 是的。

夫 這個便當，只要你替我把事辦好，我一定替你想辦法。

胡 那麼，黃少爺，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夫 好，有你的。

胡 我現在還得去預備一點東西，回頭給你好消息。

夫 好的。

(華同夫走進內室，胡也預備下，玉蘭上)

玉 嗯，胡用，你來了。

胡 (立住) 是的！

玉 你怎麼來了，連看都不來看我！

胡 哦，我正想來看你，因為少爺要找我辦事！

玉 又是辦事，你怎麼老辦不完！

胡 玉蘭，你替我辦一件事好嗎？

玉 你要我辦什麼事？

胡 我要你給我一樣東西！

玉 什麼東西？

胡 我要那一套美式軍裝！

玉 你不是說穿美國軍裝要坐牢的嗎？

胡 可是我現在有用處！

玉 做什麼？

胡 你不要管！

玉 你非告訴我不行，你不告訴我，我就不給你。

胡 好，好，好，我告訴你！

王 什麼？

胡 我預備拿它當我們結婚用的禮服！

王 哇，胡扯！我知道，你又是出什麼壞主意！你不說，我不給你。

胡 我偏不說！

王 好，你不說好了，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你從來就沒有跟我說過一句真話，你老是欺騙我。（哭了）

（這時華夫兩人從內室出。）

胡 好了，好了，我告訴你，是少爺要！

王 （不相信）徐少爺，你要借軍服？

華 （很奇怪）借軍服？（胡向他示意，才明白）是的，玉蘭，請你借一借好嗎？

王 好的，好的。

胡 玉蘭，你快去，我還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王 你又騙我？

胡 不騙你！

王 那麼你先告訴我！

胡 不告訴你！

王 唔，我一定要先知道！

胡 好，我告訴你，剛才徐少爺同黃少爺已經答應我們的婚事了！而且，還替我們轉求老爺！

王 （高興）真的？

胡 唔，你說現在少爺叫你去拿一套軍服，你是不是應該馬上去。

王 應該，應該。徐少爺，很對不起，我馬上去拿。（很高興下）

胡 （想起來了）哦，玉蘭，你借來了，放在櫥房裏，我自己來拿！

王 好的。（玉蘭下）

胡 少爺，我還要找一個人，幫我的忙，我現在得出去一趟，等東西準備好了再來。黃少爺，這件事包在我身上好了！（胡用預備下）

華 胡用！（胡停）黃老爺假冒洪正卿，也在追求王小姐，你說話要當心。

胡 是，小的知道。（胡下）

夫 老爺，你看胡用會成功嗎？

華 我看他一定會成功的！

(正談間，黃志成穿西裝自外上)

夫 爸爸。

華 大伯。

成 哦，你們在這兒。(對華)你妹妹來了沒有？

華 還沒有。

成 哦。

華 大伯，我還有些事，不陪您了。

成 好，你有事，請便好了！

夫 爸爸，我也有事要出去一下。

成 你等一等，我有話跟你說。

夫 是，爸爸。

(徐文華從大門下)

成 少夫，我回來以後，一直沒看見你，你究竟在忙些什麼？

夫 (撒謊) 噢，爸爸，我們在研究一個問題。

成 什麼問題？

夫 因為文華說這幾天黃金高漲，是有人在操縱，我說這是因為物價漲，所以黃金也跟着漲了，爸爸你看誰對？

成 (不要聽) 都對。

夫 都對？

成 (恐怕說黃金漲有人操縱，會影響到自己收買黃金，給兒子反對) 啊，那當然是物價漲的緣故。

夫 是，爸爸。

成 我在沒有到香港以前，已經同你說過了，我預備同你定徐老伯的女兒，現在她要到上海來了，我想下個月給你們訂婚，你看怎麼樣？

夫 爸爸，我現在還不想訂婚！

成 爲什麼？

夫 我想等到大學畢業了再說。

成 孩子，徐小姐人很好，而且你同徐文華又很談得來，這樣好親戚那裏去找，你不願意馬上結婚，

先訂婚又有什麼關係呢？

夫 爸爸，我不願意在自己的事業沒有成就以前，先有家室之累，因為這會妨礙我將來的前程的！

成 孩子，你別中了書本上的毒，古人說：「成家立業」，那裏有結婚妨礙事業呢？

夫 爸爸，我請你別提這件事了，再說，我又沒見過徐小姐，我怎麼能同一個不認識的人結婚呢？

成 這麼說，你不是不願意結婚，是不願意同徐小姐結婚。

夫 爸爸，我不知道徐小姐是怎麼樣一個人，我怎樣能答應這件婚事呢？再說爸爸也沒有見過她，怎麼行呢？

成（假意）好吧！你既然不要也就算了！我不過是因為你人一天比一天大，做父親的不能不盡責任吧了，既然你要自由戀愛，我也祇好不管了，別給人背後罵我老頑固！

夫（以為有機可乘）爸爸，你答應我自己選擇？

成 唔。

夫 那麼爸爸，我現在已經找到了一個對象了，你肯不肯答應！

成（假意）當然行，不過我有兩個條件！

夫 什麼條件？

成 第一，她必須是一個正當人家的小姐，第二，她的家庭應該同我們差不多。

夫 爸爸，戀愛是不分階級的！

成 不分階級，難道你娶舞女戲子，我也答應你！

夫 爸爸，他就是一個舞女。

成 舞女？

夫 不過爸爸，她同一般的舞女根本不同！

成 我不管這些，反正是舞女戲子，我就不能答應！

夫 爸爸，你不能用這種方法判斷女人的好壞，我覺得有時候一個舞女戲子，比人家的千金小姐還純潔呢？

成 我不管這些，我問你，你爲什麼不要徐小姐！

夫 爸爸，我不是早就跟你說過嗎？我不能盲目的跟一個不相識的人結婚！

成 （冷笑）我看不見得吧！（突然嚴厲）少夫，你還以爲我不知道嗎？

夫 （大驚）什麼？爸爸！

成 你的不要徐小姐，並不是爲了你的學業，也不是爲了什麼盲目結婚，是爲了你愛上了一個混賬舞

女！

夫 (大驚) 爸爸！

成 嘿，你做得好事，你居然敢在我到香港去的時候，瞞着我同那個混賬女人訂婚！

夫 (臉上失色) 爸爸！

成 現在我警告你，我限你在兩天以內同那個混賬舞女解約。(胡用從過道中伸出頭來看) 否則我就不認你是我的兒子！

夫 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叫我同徐小姐結婚，不過是想離開我們，你自己可以同她結婚吧了！

成 (不懂她的話) 你說什麼？

夫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這樣做不過是爲了她不肯嫁給你，你自己娶不到她，所以，採取這樣卑鄙的手段來對付我！

成 (奇怪) 什麼？

夫 爸爸，你是我的父親，做兒子的應該孝順你，但是你想利用父親的威力硬迫我同莉莉解約，那我

情願從此脫離父子關係！

成 (驚奇) 什麼莉莉？難道是她！

夫 是的，我知道你是爲了她不肯嫁給你，所以才逼我跟她解約！

成 你同莉莉訂了婚？

夫 是的。(冷笑) 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成 (自語) 哦，怪不得她不肯嫁給我。

夫 爸爸，我很感謝你的好意，我是不應該娶一個下流的舞女。可是當我發現你自己也在追求她，你是因爲追不到她，才利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婚約，我就不能不提抗議！

成 (自語) 我全完了。

夫 爸爸，你以爲你改了名字，我就不知道嗎？我告訴你，你剛才到莉莉去的時候，我也在那裏！

成 (驚) 呀……

夫 你送她鑽戒，向她求婚，我都看見，我是躲在屏風背後。你現在要我同她解約，不是爲了她的出身低，也不是爲了她不清白，是爲了你自己想娶她！

成 (惱羞成怒) 混賬，你竟敢同我這樣說話！

夫 爸爸，你的陰謀不會實現的，莉莉決不會嫁給你的，我也情願離開你，也決不答應同徐小姐結婚

，我勸你還是放棄你的計劃，答應我的婚事吧！

成 (氣得發抖) 我不能答應！

夫 爸爸，要是你堅持不答應，將來一定會有人笑話你的！

成 (大怒) 混蛋，你給我滾出去！(舉手杖欲打夫)

(夫驚下)

成 (餘怒未息) 反了，反了，簡直是造反了！

(胡用偷偷自外上)

胡 黃老爺！

成 (沒有理會他) 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胡 黃老爺，你同誰在發脾氣？怎麼火氣這樣大？

成 (好像得到一個申訴的機會) 胡用，你說豈有此理，不豈有此理，做兒子的竟敢瞞住父親在外面

私自攪舞文！

胡 黃老爺，像黃少爺這樣年青的人，你怎麼能叫他不在外面胡攪呢？就是黃老爺，你不是有時還喜

歡到舞場去跑跑嗎？

成 要是他祇胡攪就好了！他現在竟瞞着我同那個舞女訂婚了！

胡 那末老爺預備怎麼辦呢？

成 我已經叫他同那個舞女解約了？

胡 那麼老爺找誰辦這個解約的手續呢？

成 我剛才已經同王律師商量過了！

胡 黃老爺，依小的看，老爺就是要解約，也不必請律師，俗語說得好，「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老爺請律師，打官司，我看不過多送幾個錢罷了！

成 那麼，不打官司怎麼辦呢？

胡 依小的看，「公了」少不得老爺也得拿出一筆錢來，况且女的方面，也一樣得賠償損失，並且打了官司，弄得滿城風雨，對於老爺少爺的面子都有關係，况且少爺也不見得肯同那個女人斷絕，要是他不答應怎麼辦呢？依小的看，倒不是「私了」，跟女的方面直接談，這種舞女祇要有錢，什麼都肯答應的，這樣你的名譽也保全了，少爺也不能不答應了。

成 這個法子倒不錯，可是找誰去同她談判呢？

胡 這倒好辦，小的因為常常陪少爺出去，有時也見到黃少爺同王小姐，要是黃老爺相信我，我願

意同你辦這件差使，不過據小的看，王小姐倒容易對付，祇是她的哥哥有些麻煩！

成 他還有哥哥，我怎麼從來不知道呢？

胡 喔，這個難怪你不知道，他的哥哥是個當兵的，過去一向在外碼頭，最近才調到上海來，我看這種粗人倒有些討厭，要是他不講理，打起來可有些難對付。

成 那麼，這件事依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胡 不過事情還巧，剛才少爺叫我到王小姐那裏去找黃少爺，剛巧碰到他們在談您要解除婚約的事，我看見王小姐倒沒有說什麼，祇是流了些眼淚，可是他的哥哥聽了就說：「他媽的，他是個什麼東西，他不過有幾個臭錢罷了，神氣什麼？他要是看不順眼我妹妹，老子先斃了他！」小的因為黃老爺是自己人，而且我們小姐又要嫁給黃少爺，所以我就乘機探了一下他們的口氣。

成 他要多少錢呢？

胡 他起先獅子大開口，說像你這樣大老板，要跟他妹妹解約，至少得拿出二百根金條，後來小的橫說豎說，總算談得不吃虧！

成 多少？

胡 他最少要十二條，

成 十二條，他簡直是在敲我的竹槓！一張婚約那裏會值這麼多的錢？

胡 黃老爺，這件事還是因爲小的小姐將來要嫁給黃少爺，我才管的，不然我才不管這種閒事呢？他說：「要不是他的隊伍就要開走了，他的妹妹還有一個洪老頭子要娶她，他非要你二百條不可，決不會給你便宜佔的呢！」

成 被她一張婚約敲去十二條，我總有些不服氣。

胡 老爺，據小的看，這還是您的好運氣，剛碰上一個姓洪的老頭子也在追求她，要她，不然不見得會要這個小數目呢，我看老爺，還是趕快決定吧，要是失了這個機會，就麻煩了。

成 既然她有比少夫更好的戶頭，她爲什麼還要錢呢？

胡 老爺，她們不愛錢，又何必嫁給老頭子呢，你一個錢也不給她，她何必同少爺解約，得罪一個客人呢？

成 少一點，不好嗎？

胡 老爺，這是很好的機會，你失掉了，恐怕過幾天要漲價了！

成 這樣吧，你讓我再考慮考慮！

胡 (預備退下，故意大聲咳嗽)

(老張自外上)

張 老爺，外面有一個人找你，說是姓王的。

胡 糟糕，一定是她哥哥來了！

成 老張，你告訴他我不在家，不要讓他進來。

張 是。(老張看了胡用一眼)

胡 (向張示意) 黃老爺，我看這種蠻不講理的粗人，你還是讓他進來的好，不然，他自己也會衝進來的。

(老張會意地下)

成 我看他沒有這麼大胆子。

外面爭吵聲 「我要進來」。「老爺不在家」。「你別進來」。「老子偏要進來」。

(老張又自外上)

張 老爺，小的攔他不住，他闖進來了！

成 混蛋，你怎麼這樣沒用，讓他進來了！

(陳標着軍裝上，張下。)

標 你們那一位是黃志成。

成 (嚇得躲在一旁不敢答應。)

胡 哦，對不起，他已經出去了，你找他有什麼事嗎？

標 老子找他算賬，他媽的，他是個什麼東西？他有資格看不起老子，老子是個替國家出過血，流過汗的軍人，他是個什麼東西，他不過是一個有點錢的奸商，他有資格來看不起我，他媽那個巴子，老子非抓住他問一問，他憑什麼看不起老子，老子是個粗人，媽的，他要是跟我玩把戲，老子先斃了他！

胡 王先生，我剛才不是跟你說過嗎，這件事咱們好商量。

標 商量什麼？商量個烏？老子就是要他的命！

胡 王先生，黃志成先生也是一個有地位的人，你要他的命，恐怕不會這樣容易吧！

標 什麼容易不容易，除非他一輩子躲在烏龜壳裏不出來，否則老子非打他十幾個窟窿！(拿手槍對着黃志成作開狀，黃逃開。)

胡 (假驚) 王先生，別……別開玩笑，走了火不是玩兒的！

標 (指黃志成) 這位是誰？

胡 咳，這位是……

標 他是不是黃志成？

胡 嗯，不是。

標 是他的朋友。

胡 也不是。

標 那麼是什麼，快說，再吞吞吐吐，老子先打死你！

胡 是……（黃叫他不要說）是黃志成……（黃志成急）的仇人！

標 （不相信）仇人？

胡 唔。

標 （故意）哦，那好極了，（同黃握手）咱們是同志了，請問尊姓？

成 敝姓林……嚶林……嚶姓林。

標 林先生，你在這兒是不是等黃老頭子報仇？

成 （啼笑皆非）是的。

標 林先生，請你放心好了，老子除非見不着他，否則我一定替你殺了這個混賬東西！

成 暖……謝……謝你！

胡 王先生，你別小看了黃先生，他出來進去都用着包鏢呢？

標 哈哈，好極了，老子已經好久沒有殺人了，這次有了這些窩囊廢到真可以大大的幹一下了，你去叫他們出來，說老子正在等着他們！（故意衝過去）

胡 （故意向後退）王先生，請您當心點兒，走了火不是玩兒的。

標 好，那麼你快去把那些混賬叫出來！

胡 王先生，他們都同黃先生出去了。

標 好，老子今天便宜了他，明天再來收拾他們！（陳標怒沖沖地從中門下）

胡 （故意用衣袖擦汗），哦，好險呀，差一點兒，性命兩條，黃老爺，這件事我不敢管了，別待會兒連我也吃了他的鐵湯糰，您喜歡打官司，您打吧，您喜歡請律師，您請吧，這件事我不管了！

（故意欲下）

成 （急叫住他）胡用，你回來！

胡 什麼事？黃老爺。

成 我答應你的條件，決定給他十二條！

胡 (故意奇怪) 怎麼，黃老爺不預備同他打官司了？

成 唔。

胡 (故意拿蹺) 這件事情，小的現在不敢辦了！

成 爲什麼？

胡 小的怕送了命！

成 那麼你去叫他來，我自己同他說。

胡 老爺，小的剛才已經跟你說謊，說你是老爺的仇人，現在你又說是老爺自己，這是跟小的開玩笑，叫小的吃他的衛生丸嗎？

成 那麼依你的意思呢？

胡 我看老爺還是叫別人送去，這種人要是你自己去見他，他看見你怕他，說不定還想多敲幾條！

成 那麼我就勞你的駕吧！

胡 對不起，黃老爺，這件事交涉我跟你辦，送錢還是另請高明吧！

成 胡用，你別再推辭了，事情辦好了，我一定還要好好酬謝你。

胡 好，那麼我現在就跟你送去。

成（寫支票給他）這是一張十二條金子的支票，你明天先到銀行去兌現，再交給他。

胡是，黃老爺。我明天一定跟你送去，而且叫他寫一張收條給你。

成（又收回來）要是少夫不答應，這筆錢不是白費嗎？

胡黃老爺，這個放心，做舞女的還不是水性楊花，有了錢，什麼都答應。

成（大喜）好，那麼勞你的駕了。

（胡用下）

成（自語）噯，讓莉莉同少夫斷絕關係，給他個釜底抽薪，這次不怕他不答應了，這個辦法好極了，真是好極了，好極了！（忽然想起）哦我還得到王律師那裏去一次，關照他不要辦這件事！

（拿帽子手杖下）

（舞台上暫時冷了一會，不久，胡用從外面偷偷地上）

胡（看見屋子裏沒有人，立在走廊上叫）少爺，黃少爺，你們快來！

（黃少夫同徐文華自走廊上）

華（急問）胡用，事情怎麼樣了！

夫爸爸給你沒有？

胡 你別急，先看看再說，（從口袋裏拿出支票來）你看這個東西行不行！

夫 （大喜）哦，支票！（急從胡用手拿過來看）上海中央銀行黃金一百廿兩！（感激得幾乎流淚，拖住胡用問）胡用，爸爸怎麼給你的，你怎麼跟他說的！

華 對了，胡用，快講吧，我也想聽聽你的有趣的故事呢？

（兩人拖住胡用坐在沙發當中）

胡 這件事成功，並不是靠我一個人！

華 還有誰？

胡 （向走廊外）噓，出來！

（陳標穿軍裝自外上）

胡 還有他！

華 這位是誰？

標 徐少爺，你不認識我了？（拉掉嘴上的鬚鬚）

華 哦，陳標！

標 小胡，我今天演得怎麼樣？

胡 唔，不錯，有一手，將來準可以做我的徒弟！

標 哇！

胡 你的槍是從那裏弄來的？

標 剛才你祇給我一套軍服，後來我一想沒有手槍怎麼能嚇唬人呢？所以，我就把它帶來了！

胡 （奇怪）怎麼你有手槍？

標 這是我做給小孩子玩兒的假手槍！（拿出木製的手槍）

胡華 （同笑）哈哈……

（陳標脫下軍帽）

標 這也祇能欺騙你爸爸罷了！

（正擬脫衣服時，黃志成自外上）

成 （見此情形呆住）

夫 （見黃志成）呀，爸爸！

（衆急回頭看，黃志成頹然倒下）

第

三

幕

第一場

時 第二幕的第二天下午。

地 徐家客廳。

景 同第一幕。

幕 開幕時，徐文華坐在靠右邊的小沙發裏，紅牡丹坐在沙發旁邊扶手上。黃少夫同王莉莉坐在中間的大沙發裏。他們四個人正在談胡用騙錢的事，好像已經談得很久了，大家臉上都喜氣洋洋，非常快樂的樣子。

丹 那麼後來他看見你們騙他的錢，他不找你們算賬嗎？

華 我們一看見他進來就溜走了，他找誰去算賬呢？

丹 （奇怪）他不會找到這裏來嗎？

華 嘿！這個無憑無據跟誰去說話？

丹 他不會去找胡用？

華 胡用可以賴掉呀！

丹 要是他告訴你父親呢？

華 這樣丟臉的事，他怎麼會告訴我父親。

丹 噯，聽說黃少爺的父親是非常要面子的，這件事我想不會告訴你父親。

莉 (同意丹的話) 他一向好勝，在錢的方面不在乎，我猜他這次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決不會張揚出來的。

夫 我爸爸在錢的方面不在乎，也只有對於你，他對別人比誰都吝嗇。

華 (大笑) 哈哈！……

莉 (覺得無話可說，所以就挑了這麼一句) 紅小姐，你師父的腿醫好了嗎？

丹 謝謝你，醫生已經把他的腿鋸掉了，大概再過一個禮拜就可以出院了。

莉 聽說醫藥費也是胡用替你想辦法的是嗎？

丹 (有些慚愧) 是的。

莉 胡用真是一個好人，我們將來要想法子報答他。

華 這個你放心，我同少夫已經想好辦法了。

夫 (茫然) 什麼辦法？

華 胡用同你家的玉蘭正在大談戀愛，只要我們幫他一下忙，在老爺面前疏通疏通，不就完了嗎？

夫 可是老徐，在父親面前疏通疏通，這件事也不是容易辦的呢？

華 那個管他呢？到那時候再說吧！反正胡用也不會馬上同玉蘭結婚。

（門鈴響）

華 大概是你父親來了。

夫 我的父親？

華 嘿嘿，你騙了他的錢，他會這樣大方就算了嗎？我看他現在正預備找我父親告狀呢？

夫 （急從沙發發起來）這麼說我倒要躲一躲。

莉 （也站起來）我們都得躲一躲。

華 （忍不住笑出來）哈！你是得躲一躲！

丹 （欲出去）誰去開門呢？

華 對了，你父親來了，快去開門吧！

丹 （莫名其妙）我的父親？

華 你不是也姓黃麼？

丹。(知道他又在開玩笑) 呸！

莉 怎麼紅小姐姓黃。

華 紅小姐本來是姓黃，同黃老爺黃少爺一樣姓黃。

夫 廢話！廢話！

丹 你們都不敢去！我去開門。(丹欲出)

華 (叫住她) 牡丹，你先在門縫裏張一張，要是黃老爺或者是我的父親，請你打一個電報給我們，大家都好準備準備。

丹 (笑) 好！要是你們父親來了，我一定先擡門鈴通知你們。

夫 謝謝你。

(丹去開門)

華 少夫，要是你父親來了，咱們打這兒溜出去(指過道)

夫 好！(少夫同文華剛坐下，門鈴又響了)

(少夫預備下，文華拉住他，叫他在門旁聽)

丹聲 黃先生！您走好！

(夫聽見丹聲，急同莉跑入過道)

丹聲 (學志成聲音) 徐老爺在家嗎？

丹聲 他出去了。

丹聲 (學志成聲) 那末徐少爺呢？

丹聲 在家，您請進來，您找他有什麼事？

聲丹 (學志成聲) 昨天胡用騙了我的錢，我今天要徐少爺找他！

華 糟糕，糟糕！我也不能見他，要是黃伯父問起胡用騙錢的事，我在這兒也不大方便。(也跑進過道)

丹聲 那麼您請進來！

丹聲 (學黃志成聲) 好……

丹 (進屋子見沒有人，知道他們都已經嚇跑了，忍不住大笑起來) 哈哈……真沒有用，給我一嚇就溜了。

(少夫文華同莉莉聽見丹語，都從過道出來，文華同丹扮了一個鬼臉)

莉華夫 (站在門口喊) 黃老爺！請進來。

(玉蘭從外面笑着上)

玉 哈哈……紅小姐真會演戲，簡直把我肚子也笑壞了。

丹 哈哈……

華 (望望莉莉也笑了出來) 哈哈……

玉 剛才紅小姐在門外頭學黃老爺學得真像，我看見她想起老爺，真要笑出來。

華 她會學不像嗎？學不像，能今天唱「鴻鸞禧」，明天唱「御碑亭」嗎？(學戲中樣子)

玉 (誤會丹唱老生) 紅小姐，怎麼你老頭子戲也唱的。

華 (開玩笑) 牡丹，你幾時改的老生？

丹 (笑) 我今天剛改。

玉 (又誤會) 什麼？紅小姐今天又要改唱別的了？

華 (大笑騙玉蘭) 紅小姐明天又要改唱大花臉了。

玉 (相信) 嘎！紅小姐還會唱大花臉！少爺，這是真的嗎？

夫 噢！真的，真的。(忍不住也笑)

(大家都看着玉蘭大笑，玉蘭被弄得莫明其妙團團轉，以為自己身上有什麼東西給他們發笑)

夫 噢！玉蘭，你到這兒來有什麼事？

王 少爺，胡用在這兒嗎？

夫 你找他有什麼事？

華 找他談戀愛。

丹 （瞪了華一眼）……

王 我想告訴他一件事？

夫 什麼事？

王 昨天老爺不知怎麼了，在大罵胡用！

夫 噢。

（華同丹交換一下眼色）

王 好像老爺說胡用騙了他的錢！

華 那麼老爺預備怎麼樣呢？

王 老爺說非告訴徐老爺，好好的收拾他一頓不可，我一想事情不好，所以跑到這兒問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要是他真的騙了老爺的錢，我告訴了他，也可以早一點準備一下。

夫（自言自語）昨天真不巧，要是我們早一點兒走掉，也不會露馬腳了！

玉 少爺，胡用呢？我要馬上告訴他，等一會兒老爺來了，他就要吃苦頭了。

華 他在裏面。（向內叫）胡用，胡用。

夫 玉蘭，老爺提起我沒有？

玉 好像提過的，說少爺不知道長進，儘在外面胡鬧，老爺好心給你定的親事你不要，在外頭攪濫污

女人！

莉（皺眉）

夫 別的還說什麼？

玉 好像胡用騙老爺的錢，同少爺也有關係。

夫 噢！（胡同華從過道上）

玉 胡用。

胡 噢，玉蘭，你找我有什麼事？

玉 老爺說你騙了他的錢，他要告訴徐老爺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胡 這……這怎麼辦呢？

王 噢！你常常騙人家的錢，這些錢都到那兒去了！

胡 我是替少爺當差使呀！

王 現在出事了，你不可以找少爺幫忙嗎？

夫 胡用，你有什麼困難告訴我，我替你想辦法好了。

華 你暫時躲一躲吧，過兩天等這個風頭過了，我再來叫你，你要錢叫人通知我好了。

胡 謝謝兩位少爺。

夫 老徐，我們害了胡用了。

華 噯！這一次胡用可倒了霉了，他的智多星胡用要變成「無用」了。

丹 人家爲我們的事挨罵，你倒還好意思開玩笑！

華 這有什麼辦法呢？現在事情已經出了，就是我對他哭，又有什麼用呢？

莉 徐少爺！我看現在的辦法還是給胡用一點兒錢，再幫他找一個事。最好是到外埠去，否則給老爺

看見還是要挨打。

夫 好吧。（從口袋裏拿出十萬元錢來）這兒有十萬元錢，我再開一張五十萬支票給你，你明天取了

現款就動身吧！（黃開支票）

玉 謝謝你，黃少爺。

胡 謝謝你，黃少爺，害你破費了。

夫 (把支票交給胡) 沒關係！這件事是我害你的，說起來我應該謝謝你。

玉 胡用，我們走吧！

胡 少爺，黃少爺，我們走了。

夫 好的，再見！胡用你以後常常跟我通信。

胡 是。

華 有什麼事你以後寫信告訴我好了。

胡 是！謝謝兩位少爺。(胡同玉出)

華 (非常疲倦的樣子) 哦，這件事總算解決了！

丹 不要開心，等會兒你爸爸找不到胡用，當心找你算賬！

(門鈴又響)

夫 這……這回一定是我爸爸來了。

華 那我們得趕快躲起來。

夫 紅小姐，還是你去開門吧！

丹 好的，你們快躲起來，那個老頭子來了，讓我好好的同他開一下玩笑。

（紅去開門，其餘三人又躲入過道）

（舞台靜了一會兒，胡用同紅牡丹上，胡見屋子裏沒有人，非常奇怪）

胡 紅小姐，少爺同黃少爺到那兒去了。

丹 你找他們有什麼事？

胡 我不預備到外碼頭去了。

丹 爲什麼？

胡 因爲我不喜歡到外埠去。

丹 那末你剛才爲什麼不說呢？

胡 因爲玉蘭在這兒我不願意說。

丹 那麼要是給玉蘭知道了，不是你們又要吵架了嗎？

胡 這個我已經想好了，我預備撒一個謊。

丹 （開玩笑）對不起，胡用，我不做欺騙女人的幫兇！

胡 (急了) 紅小姐!

丹 (看他急狀笑了出來) 哈! 今天智多星也急了。

(三人從過道上)

華 胡用，怎麼又回來了。

胡 我想不去了。

華 爲什麼?

胡 因爲我覺得有黃少爺的六十萬，暫時可以在上海住幾天，儘可以等老爺氣平了再回來。

華 那也好。

胡 我還有一件事要求黃少爺。

夫 什麼事，胡用，你說好了。

胡 要是王蘭問少爺爲什麼我又回來了，你就說這裏的事情沒有關係。

夫 好的。

胡 那末，兩位少爺再見了。

華 夫再見。

（胡用走出，隔了一會兒門鈴又響了）

華 討厭，又有人來了。

莉 這一回不要是你父親來了。

丹 不會的，我猜一定又是胡用。

夫 噯！說不定是的。

丹 還是我去吧！

（丹出去，門鈴又響了）

莉 少夫，不要你爸爸真的來了，剛才我們不是同牡丹說好你父親來了，叫她撒鈴嗎？現在門鈴又響了，這一回一定是你父親真的回來了。

夫 那末我們趕快走吧！

華 走什麼？這大概又是牡丹開玩笑。

夫 恐怕不會吧！

華 噓！別響，你聽。

（門外傳來紅牡丹同黃志成的聲音）

成聲 請問徐老爺在家嗎？

丹聲 他老人家出去了！您尊姓？

成聲 我姓黃，他今天還回來嗎？

(門鈴又響)

華 假的，假的。

夫 你怎麼知道？

華 要是不假，怎麼牡丹又揷電鈴了，難道別人會聽不見，這明明是跟我們開玩笑。

夫 (給他一說也有些相信) 噯，是假的。

華 噯！少夫，我們也同他開一個玩笑好嗎？

夫 好！這玩笑怎麼開法？

華 大家躲起來，等她來了嚇她一跳。

夫 好的。

(徐躲在中間沙發後面，黃同莉莉躲在小沙發後，此時牡丹上)

丹 (向內) 老先生你走好！

（三人一同出來嚇她，華做了一個鬼臉做她聲音）

華 老先生，你走好。

丹 你們怎麼還不躲起來？

華 這次不上你的當了！

丹 （急）真的是他老人家來了呀！

夫 （看她臉色不對，知道不是假的）什麼？我爸爸真的來了！

丹 （急）真的，你們快……

（黃少夫同王莉莉躲入左邊書房，徐預備躲入右邊父親書房，不想房門鎖着，從沙發後想走到自己書房去，不想撞着站在沙發旁的牡丹，牡丹急示意叫他躲在長沙發後面，這時候黃志成已進來了）

成 （穿着袍子馬褂，手裏拿着一根手杖，進來時把手杖放在沙發旁邊，坐在中間長沙發裏）徐老爺到那裏去了，你知道嗎？

丹 不知道！

成 你是這裏的客人。

丹 唔。黃先生，你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成 (不肯說出) 這個……

丹 我看他們今天下午不會回來了，你有什麼事告訴我好了。

成 你怎麼知道他們今天下午不回來了呢？

丹 我是聽這裏胡用說的。

成 他怎麼說？

丹 我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出去了，我只看見胡用，我就問他老爺什麼時候回來，他說他今天下午不會回來了，我說你怎麼知道的，他說老爺叫他晚飯不用等他，這不就是告訴他下午不回來意思。

成 那麼請你叫胡用來吧！

丹 他出去了！

成 他也出去了？你是誰？

丹 我同徐少爺是表兄妹。

成 哦！你們是表兄妹，那末你同徐少爺一定很好的囉！

丹 不，我恨他，我最恨他，他老是不學好，不聽舅舅的話，儘在外面胡鬧。

(文華從長沙發後探出頭來)

成 你這位小姐叫……(對她有興趣似的)

丹 我姓林。

(看見文華把頭伸出來，丹大叫。)

丹 嚶。

成 (莫名其妙)什麼?

丹 (急遮蓋)噢，沒有什麼?

成 林小姐的對象是誰?可以告訴我嗎?

丹 (玩笑地)還沒有找到呢?

成 (大喜)哦!還沒有找到愛人!

丹 (有些含羞)唔!

成 那末林小姐預備嫁怎麼樣一個人呢!

丹 (想了一想)我想第一總要有錢。

成 (點頭)對!對!那是當然囉!

丹 第二要有學問。

成 噯！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丹 黃先生，有學問不是比沒有學問好嗎？

成 不盡然，不盡然，我看現在的青年讀了書，反而中了書本上的毒，否則怎麼會常常反對爸爸，鬧家庭革命呢？

丹 那麼人家找職業，怎麼都恐怕自己的學問不好呢？

成 學問賣什麼價錢一斤呀！還不是替有錢的人撐撐場面，一個女人嫁人，第一是要有錢，別的都沒有關係了，像你林小姐那樣美麗，享福慣了的人，至少要有一個很富麗的家庭。如果嫁給了什麼神經病的書呆子，整天是愛情第一，戀愛至上，把你的頭也給鬧昏了，可是結果還是養不起你，所以我說女人嫁人最要緊是嫁有錢的人。（頓了一頓）哦，林小姐你還有別的条件嗎？

丹 噯這……第三末！

成 是什麼？

丹 要「年輕」，「要司麥脫」。

成（大搖其頭）唔？不對，不對！年紀青的小伙子都是滑頭，十個倒有九個靠不住，要嫁一定要嫁

一個可靠，老誠一點的人。

月 嫁一個老頭子？

成 唔。老頭子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有錢良心好，還不是一樣的嗎？女人只要有吃有穿就夠了，要是你看上了一個滑頭小伙子，那就糟了，你不但要吃他虧，說不定他有時還要騙你的錢呢？再說年紀輕有錢的差不多都是操不着經濟權的空心小開，只要老頭子同他一鬧整扭，他就馬上蕩掉。

月 黃先生，咱們現在不要再多說了，反正老頭子也好，小伙子也好，我現在並不馬上就要嫁人，眼前也沒有「小開」「老板」讓我挑。

成 林小姐，要是你不嫌棄，我倒可以替你介紹一個人。

月 （故作有興趣的樣子）噯！這個人是誰？

成 是我的一個朋友。

月 他姓什麼？叫什麼？做什麼生意？多大年紀？

成 你暫且別管他姓什麼？

月 （知道他的意思，佯裝不知）哦！

成 他是一家地產公司的董事長。

丹 怎麼。跟黃先生一樣是開地產公司的。

成 唔。他的年紀也同我差不多。

丹 同黃先生差不多？

成 唔，林小姐的意思怎麼樣？

丹 我想最好見見這個人！因為我沒見過，怎麼知道我自己喜歡不喜歡呢？

成 嘿！這個容易，你只要看我就行了。

丹 看你？

成 是的，他同我差不多，面孔年紀簡直像兄弟。

丹 噯！那麼他老，還是黃先生老呢？

成 這個末，也差不多。

丹 我想先見見再說。

成 林小姐，我想先請問你有沒有意思？

丹 這個末……還得考慮考慮，要是像黃先生這樣的人品，似乎還可以談談。

成 噯！

丹 還有我得打聽打聽他過去是什麼出身。

成 這是爲什麼？

丹 這個很有關係，因爲有的人出身不好，用錢非常吝嗇，像我舅父就是這樣一毛不拔。

成 這個你放心，我決不會。（忘記了露出馬脚）

丹 我知道你不會。

成 是的，是的，我記錯了，我的朋友決不會這樣吝嗇的。

丹 那麼他過去是幹什麼的？

成 他過去是做綢緞生意的。

丹 他怎麼會發財的？

成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丹 是不是八一三以後發的財？

成 是的。

丹 這麼說他是靠抗戰發財的！

成 （很慚愧）唔……

丹 他在綢緞局裏做什麼？

成 他是做……做跑街的。

丹 (很驚奇) 什麼做跑街的。

成 怎麼？你認識他。

丹 不認識，不過我有一個朋友，他過去也是做綢緞局跑街的，我想也許是他！

成 哦！林小姐的朋友叫什麼名字呢？你可以告訴我嗎？

丹 叫黃靈桂。

成 怎麼叫黃靈桂？

丹 很多年不見了，也許有些不認識了！

成 那麼林小姐，我同你打一個啣謎。

丹 打啣謎？幹什麼？

成 你先別管，我問你遠在千里不相見，下面一句是什麼？

丹 (懂他的意思) 難道你就是……

成 是的(跪下)林小姐！你救救我吧！

丹（急，也跪下）快起來，給別人看見了像什麼？人家會笑話的呀！

成不，林小姐你答應我，你不答應我，我就一輩子不起來了。

丹唉！你不知道我不能嫁給你的呀！

成不，你剛才自己答應過我的！

（徐文華忍不住從沙發後站起來）

丹（看見華）噯！你……

成（見華急站起來，慚愧地）哦！文華！你也在這兒……

華（冷笑）伯父，你剛才的戲演得真不錯呀！

成（臉紅）嗯……

華（突然嚴厲地）黃伯父，請你尊重一點兒，她是我的未婚妻！

成（大驚）什麼？

丹文華！你不要說了，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我自己的爸爸現在已經找到了。

華在那兒？

丹（指志成）在這兒！

成 什麼？你是淑英！

再 是的，爸爸！

成 (昏倒於地)

——
幕 下
——

第二場

時 第三幕第一場的第二天早晨。

地 黃家會客廳。

景 同第二幕第二場。

幕 開幕時台上祇有老張在打掃屋子，少傾，王莉莉入。

張 請問，你找誰？

莉 我找黃先生。

張 我們這兒有兩個黃先生，一個是老黃先生，一個是小黃先生，你是找老黃先生？還是找小黃先生？

莉 我兩個都找。

張 兩個都找？

莉 嗯！

張 小黃先生出去了，老黃先生在家。

莉 那就找老黃先生好了。

張 請你等一等。

莉 好的。

張 你貴姓。

莉 我姓王。

(老張匆匆忙忙的走向左邊門喊)

張 老爺，有客人會你。

南聲 (懶洋洋地好像剛睡醒的樣子) 誰呀？

張 王小姐看你。

南聲 你請她等一會。

張 請你等一會兒，我們老爺馬上就來。

(黃志成從左邊門出來。)

成 (見王來，誤會王已同少夫鬧翻，故很歡迎。) 哦，莉莉，是你呀，好久不見了，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老張從過道下)

莉 東南西北風。(見成假作不知他同少夫是父子關係)怎麼，洪先生，我來看看你，你不歡迎嗎？

成 (大樂，但表面假裝若無其事)那裏？那裏？我怕你是來找少夫，不是找我吧？

莉 (假意生氣)洪先生，要是你這麼說，那我就走了！(故意作欲走狀)

成 (見王走，急攔之)噯，既來之則安之，那有馬上就走的道理，請坐，請坐。

莉 那麼洪先生是不是歡迎我呢？

成 王小姐的大駕，請都請不到，那有不歡迎的道理！

莉 恐怕不見得吧？

成 (急)密司王，老實說，要是不喜歡你，我也不會每天到你那兒去了！

莉 (很俏皮地)可是洪先生，你昨天就沒有來呀！

成 那是因爲……

莉 是不是我前天得罪了你？

成 沒有，沒有。

莉 (不相信似的)你真的沒有生氣？

成 我有什麼要生氣的地方呢？

莉 沒有吃醋？

成 (假作不懂) 吃誰的醋？

莉 問你呀！你剛才說什麼少夫，這不是在吃醋是什麼？

成 (打哈哈) 哦，哈哈……你不說我倒忘了，這本來是事什麼！

莉 什麼？

成 你同黃少夫訂了婚，我不是應該向你道喜嗎？

莉 (知道事情已經揭穿，但尚不肯認輸) 我同黃少夫訂過婚，這是誰說的？

成 (賊忸嬉嬉) 誰說的，他自己說的！

莉 他說的靠得住嗎？

金 成 這怎麼會靠不住？莉莉，我老實告訴你，我並不姓洪，我本來的名字叫黃志成，就是少夫的父親，你同我兒子訂婚，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婚 莉 洪先生，哦，不，黃先生，你既然知道我同你兒子訂婚，那麼你爲什麼還向我求婚呢？

姻 成 對不起，我先前不知道。

莉 那麼現在你知道了，你是不是還向我求婚呢？

成 你這是什麼意思？

莉 沒有什麼，我祇是想問問你是不是真心愛我？

成 真心愛你又怎麼樣？

莉 要是真心愛我末……

成 怎麼樣？

莉（很俏皮）我想你要是真心愛我，你現在既然知道我同少大已經訂婚，那末你應該贊成我同少夫的婚事，況且，黃先生，我做你的妻子同做你的媳婦，不是一樣可以使你每天看見嗎？

成（很氣）對不起，與其這樣每天看見，我情願一輩子看不見！

莉（假作不懂成的意思）爲什麼呢？

成 爲什麼？我諷別人搶走了愛人，還要我每天看他們的親熱，這不是叫我活活的氣死嗎！

莉 黃先生，我覺得你別的都好，就是一樣……

成 什麼！

莉 太自私！

成 (明白過去上了她的當) 哼，自私，對不起，我現在不上你的當了！

莉 不過現在事情既然成了這樣，你要是固執同自己的兒子爭老婆，人家聽了不要笑話嗎？

成 這個我管不了，反正我不能讓我的情敵佔便宜！

莉 可是黃先生，現在你的情敵是你自己兒子，難道你不能原諒他們嗎？

成 哼，原諒他們？

莉 要是你原諒他們，他們不是更感激你嗎？

成 對不起，我很自私，我不要人家的感激！

莉 黃先生，我很對不起你，但是你應該原諒我。我同少夫訂婚還在半個月以前，那時候你根本沒有

向我求過婚！

成 這個就算你有理，那麼你同少夫訂婚，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莉 我又不知道你是他的父親。

成 這麼說，你是存心再騙我一點兒錢，把我當做傻瓜！

莉 這個我不敢，不過，黃先生，你應該明白我的苦衷，我同少夫雖然訂過婚，可是他連生活費都不

給我，我又沒有同他結婚，假使我不想辦法，我怎麼活呢？

成（很狡猾的威脅她）莉莉，不是我教訓你，你嫁給我兒子簡直是瞎了眼睛，你什麼人不能嫁，竟會去嫁一個不會做事的空心小開。莉莉，我固然明白你們娘兒們都是喜歡年青小白臉，但是你也應該想一想，你嫁了他以後的生活怎麼辦？我現在還提醒你一句，從昨天起，我已經同他脫離父子關係了！

莉莉（大吃一驚）你同少夫脫離父子關係了！

成（狡猾地）是的，這也許出於你的意料之外吧！

莉莉可是你到百年之後……

成這個你放心好了，我已經預備把遺產給我的女兒了！

莉莉你的女兒？怎麼我從來沒有聽見少夫說有姊妹？

成（微笑）這個也是昨天剛找到！

莉莉這麼說你決定同少夫脫離關係了！

成唔。

莉莉黃先生，我希望你饒了我。

成（不懷好意）你王小姐要我饒他，當然可以，不過我有條件！

莉 什麼條件？

成 (冷冷地) 就是你同我結婚！

莉 這個……

成 (微笑) 你不答應吧？

莉 (沉吟了一下) 我爲了少夫當然可以犧牲！

成 那麼好，你馬上同少夫解約，我們明天就登訂婚啓事。

莉 (表示猶豫) 這個……

成 (冷笑) 嘿，你還有些猶豫吧！

莉 是的，我怕這對少夫刺激太大，所以……

成 (知道她的心理) 你還想考慮考慮是不是？

莉 (沒辦法祇好承認) 是的。

成 那麼好，我給你三十分鐘的考慮。

莉 又是三十分鐘。

成 一天好了。

莉 好，那末讓我明天答覆你。

成（故作不在意）可以，可以。

莉 好的，我走了！

成 不再坐會兒嗎？

莉 不了，黃先生，再見！

成 Good-bye！再見！（莉出，送至門口）不要忘了明天答覆我呀！（送莉出後，又回來坐在沙發

上）嘿！你聰明，老子更聰明，看誰硬得過誰？老子不認他做兒子，就是他再漂亮，沒有錢，叫你每天沒飯吃，你也不見得會跟他跑吧！（大笑）哈哈……

（正在大笑時，徐宗信氣急敗壞自外上，見成在大樂，很奇怪）

信（一走進來就打斷成的快樂）志成兄，大事不好了！

成（見信狀，頓把剛才笑容斂起）事情怎麼樣了？

信 唉！真是倒霉，我們剛巧把條子囤足，想不到當局竟來一個黃金緊急措置，這一下我們不但條子無法脫手，頭寸週轉不靈，而且聽說這次當局對囤積黃金的人還要判處擾亂金融的罪！

成（也急）這……這怎麼辦呢？

信 這真是突如其來的打擊！

成 消息靠得住嗎？

信 怎麼會靠不住，我聽到了這個消息，我就馬上趕到市場去，把條子脫手，不想市場裏都知道這個消息，行情大落，而且還沒有人要！

成 那麼你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信 我想現在祇有這個辦法，先把條子藏在別的地方，祇要不被人發現，等風聲過了，我們再想辦法出籠，要是現在賣出去，市價非常低！我們太吃虧了！

成 這個辦法很好，我們就這麼辦。

信 好的。咱們等過一個時期，風聲過了再出籠，我相信中國人辦事，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這個封鎖期決不會很長的！

成 就是很長，咱們不會「地下工作」嗎？

信 對了，黑市交易，即使他們完全統制了，還是照樣的做！

（台上暫時冷了一會，不久成想起胡用的事）

成 （顯得很嚴肅的樣子）宗信兄，我還有一件事想告訴你！

信 什麼事？

成 你是知道的，我去香港以前，我們就談好，回上海的時候，叫少夫同令嫺訂婚！

信 是的，可惜這件事現在根本不行了！

成 （奇怪）爲什麼？難道令嫺已經有對象了！

信 那倒不是，

成 那麼爲什麼？

信 不瞞你說，我從八一三以後，因爲鄉下交通斷絕，一直沒有通過音訊，不想這次我叫老王回去接芝芬，他回來說，家中已經發生很多變故，我內人早已去世多年，芝芬也因家中沒有人養活她，過繼給姓王的人做女兒了，現在這個姓王已經到外埠去了，所以小女根本失掉音蹤了！

成 （大叫冤枉）這麼說我的十二條金子，更是化得冤者枉也了！

信 （不明白）你的十二條？這是什麼意思？我一點兒也不懂？

成 你當然不會懂，事情是這樣的，前天我回來知道少夫同那個舞女混賬的事，我大發其火，要他馬上同她解約，不料少夫跟我頂撞起來，胡賴我要娶這個混賬女人，我一怒就要同他脫離父子關係，不想剛巧你的胡用到這兒來，他看見我就勸我。

信 他說些什麼？

成 他叫我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化一筆錢叫那個舞女自己同少夫斷絕，當時我一想這個辦法很好，舞女那有不愛鈔票的，祇要給她鈔票，她管什麼張三李四，誰都可以嫁，所以我就給他十二根條子！

信 奇怪，胡用向來很老實，難道這一次他竟會吞沒老兄的錢！

成 說起來真氣死人，原來他同我的寶貝兒子串通了來騙我錢，要不是我回來時看見他們在大笑，說我上當，我還不知道呢？

信 這話是真的？

成 當然，我拿人格擔保！

信 這麼說我的三百萬也……

成 你的三百萬。

信 沒……沒有什麼？

成 那麼宗信兄，這件事對不起你了，請你叫胡用把這筆錢還我吧！要是數目小，我還無所謂，十二條我實在吃虧不起！

信 志成兄，不瞞你說，胡用已經在昨天請假溜走了！

成 糟糕，糟糕，我這十二條完了！（少傾忽又想起一件事）哦，宗信兄，我還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

信 什麼事？

成 我想你也許已經知道了，我十年前失散的女兒，已經在昨天找到了！

信 （想起）哦，那我應該向你道喜了！

成 宗信兄，聽說我的女兒在唱戲的時候，已經同文華訂過婚，我想現在既然少夫同芝芬的事告吹了，我們結上這段姻緣，老兄總也不見得反對吧！

信 志成兄的令媛肯嫁給文華，這是高攀，感激還來不及，怎麼敢反對呢？

成 那麼好，就會兒你去叫文華到這兒來，我們當面徵求他們一下意見，替他們定一個結婚的日期，不然他們不知道，又要說做爸爸的「不民主」了！

信 好的，一切都遵照老兄的意思好了！

成 那麼就這樣決定了，你就一會兒到這兒來吃中飯！

信 好。

（徐宗信預備從中門出，不想遇着韓媽進來，他祇好又留步）

韓 老爺。

信 (見韓很驚奇) 韓媽，你怎麼會到上海來的？

韓 我因為老爺要找小姐，所以趕到上海來了！

信 (不明白他的話) 老王昨天回來，不是說小姐已經失蹤了嗎？

韓 是的，小姐已經給一個姓王的帶到上海來了！

信 老王跟我說你不知道她的地址。

韓 是的，本來我是不知道她的地址，後來老王走的那天，我忽然接到小姐一封信，叫我到上海來找

她，因為信上有小姐的地址，我想老爺正要找他，所以曉得這個消息，馬上就趕到上海來了。

信 哦。(急於知道) 那麼小姐現在在那兒！

韓 小姐聽說住在林森中路，她的信上有地址。(從袋裏拿出信來)

信 (從韓媽手裏接過信來看) ……地址林森中路一九五弄十號問王莉莉可也。

成 (驚奇) 什麼？王莉莉！

信 (見成驚奇，很奇怪) 怎麼志成兄認識他？

成 (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秘密) 哦，不，不，我不過覺得這個名字好像有一些兒像舞女吧了！

信（吩咐韓媽）你快坐我的汽車把小姐接來。（韓媽點頭下，韓走後，給成一說，對王莉莉名字也疑），王莉莉，這個名字好像我在報紙上也常常看見。

成（見他狐疑，索性告訴他這個秘密）宗信兄，百樂舞廳也有一個王莉莉，大概你是看見報紙上王莉莉名字。

信 噯，是的。（狐疑）奇怪，難道我的女兒已經做了舞女了？志成兄，你同百樂舞廳的王莉莉認識嗎？

成 不認識呀，你問這個是什麼意思？

信 我想知道是不是一個人！

成（恐怕自己露出馬脚）這個……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少夫訂婚的那個混賬女人，老兄最反對，不要臉的濫污貨，也叫王莉莉！

信（打一個噴嚏）

成 是不是你的女兒，這祇好問少夫，或者問你自己女兒了！

信 志成兄，我猜也許是的，經過十年的變遷，靠着勝利發財的固然有，可是被抗戰弄得家破人亡的也很多，芝芬過繼出去，也許她也被抗戰抗成沒飯吃，做舞女了！

成（明知是的，但假意裝作不知道）噯，這也說不定。

信 像志成兄的令媛不就做了「女戲子」嗎？

成（打了一個噴嚏）咳，咳，是的。

信 要是真有這樣巧事，那芝芬嫁給少夫，你少爺倒不會再反對了！

成 咳，這同淑英文華的事沒有兩樣，祇要同他們辦婚事就可以了！

信 志成兄，假使天下真有這樣巧事，說一句笑話，我們兩個倒真是門當戶對。

成（不由也笑出來）哈……不過倒霉的還是我，白損失了十二條金子！

信（大笑）哈……

成 宗信兄，我看你也別走了，他們一會兒就來了，店裏的事你打個電話吧！

信（同意的話）好的。（打電話）喂，那兒？……茂豐嗎？我徐經理，叫李新貴聽電話……你新

貴嗎？我今天店裏不來了，今天的風聲很緊，你替我把條子藏一藏好……唔……好。（掛掉電話）

成 宗信兄，我的意思少夫的婚期最好同淑英一個日子，你的意思怎麼樣？

信（聽見省錢當然讚成）我當然讚成，嫁女兒同娶媳婦合在一起，錢也省得多了！

姻 婚 粉 金

成 而且又少麻煩！

信 是的。

（正談到這裏，徐文華黃少夫王莉莉韓媽自外上）

華夫莉 爸爸！

成 （見他們來了這麼快，很奇怪）你們怎麼來得這麼快！

華 韓媽到莉莉家裏來接莉莉，剛巧我同少夫也在她家裏，車子沒有過我家，這裏到那裏的距離又近，所以很快。

信 （見莉同夫很親熱非常快樂）芝芬，想不到你早同少夫認識了，我本來預備把你從鄉下接來，再配給少夫的？

莉 （有些不好意思）爸爸！（叫他不要再說明）

信 （知道她當着人不好意思）好，我不說了！

成 （見莉有些難爲情）莉莉，不，徐小姐，很對不起你，我過去不知道你是老徐的小姐，所以一直反對你們的婚事，請你原諒！

莉 黃……黃伯父太客氣了！

成 （發覺自己女兒不在身邊）老張！

(老張自外上)

張 老爺什麼事？

成 你去把小姐請出來！

張 是。(自過道下)

成 (對華開玩笑) 文華，淑英不出來，你一定很冷靜吧！

(衆笑)

(紅牡丹自過道中出)

丹 爸爸！

成 淑英，你來。

丹 (作矚) 爸爸！

信 志成兄，我想趁着他們都在這兒，我們替他們定一個日子！

成 好的。

信 那麼請你定一個日期罷！

成 好的。(對華夫莉丹) 我想趁着你們都在的時候，我替你們定一個結婚的日子，好在你們的婚姻

都是自己看中的，總不會怪我這個老頑固的爸爸，結婚的日子我的意思是，現在物價每天漲，早結婚等於場進了便宜貨，你們的意思怎麼樣？

夫 丹 莉 華

爸爸的意思當然不會錯的。

成 那麼就是下一個月十五號。

信 好的。

丹 爸爸，我要一個像莉莉一樣的大鑽戒！

成 好的。

莉 (向信) 爸爸我要一個金項鍊。

信 好。

夫 爸爸，我們結婚地方借國際飯店好不好？

成 你賺錢倒不會賺，化錢倒挺知道！

夫 這是爸爸的面子呀！文華你說對不對？

華 是的，這是一個人一生只有一次的事，馬虎了要給人笑話。

丹 爸爸，我們結婚當然要借國際飯店。

莉 是的，派頭小了，小姊妹看見也不好看。

成 (存心敷衍) 好好，到那個時候再說。

(華，丹，夫，莉正互相依偎一起親密地談話時，忽玉蘭哭着上)

玉 (假哭) 老爺，不好了，胡用出了毛病了！

信 這個混蛋東西，我正要找他，他現在在那裏，快叫他滾進來！

成 對了，他也騙了我十二條金子。

玉 老爺，你用不着找他了，他現在快要死了！

信成華夫丹莉

(同時說) 要死了。

玉 他剛才走過一條馬路，那裏正在造房子，上面掉下來一塊磚頭，把他的腦袋擲破，快要死了！不

過他說在未死之前，要見見兩位老爺，求你們饒恕他的罪！

信 他在那裏？

玉 在門外頭。

華 怎麼不叫他進來！

玉 他走不動。

信 韓媽，你同玉蘭把胡用扶進來！

韓 是。（同玉下）

（韓媽玉蘭扶胡用上，胡頭上包很多紗布）

胡 老爺，我真對不起您老人家，欺騙了您，現在我已經要死了，求您饒恕我吧！

信 我問你，你向來很老實，這次騙這麼多錢幹什麼？

胡 老爺，還是少爺……

華 （急用眼色示意）

信 （已知道情形）文華，那三百萬的事是不是你要的花樣？

華 （默認）……

信 唉，你怎麼這麼不學好，要錢不會問我拿嗎？怎麼叫一個傭人來騙我！

莉 爸爸，今天歡喜日子，不要再說了！

信 好吧，不過你得告訴我，這一筆錢用到那兒去了！

莘 (不好意思說)……

信 我知道又是用得到什麼濫污女人那裏去了！

丹 (慚愧)

莉夫 (交換一下眼色)。

信 那麼黃老爺這十二條金子呢？

胡 這是黃少爺叫我想辦法的！

信 好呀，你倒真能幹！

胡 小的不敢！

成 少夫，現在我已經答應你的婚事了，我的十二條金子快拿來還我！

夫 (無法說出其中隱情，祇好再欺騙父親) 爸爸，我已經化了！

成 (大怒) 化了，你一天竟化掉十二條金子，這……簡直是敗我的家末？我知道你一定又是給那個

騷貨舞女開條斧了！

莉 (皺眉)……

丹華（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會心微笑）

信 好了，好了，志成兄，看在今天大喜日子，算了吧！

成（還有些餘憤）真是荒唐！

胡 兩位老爺，你們究竟能饒我嗎？我快要死了！

信 好吧，你死了，我就饒你！

胡 老爺，我死了，還要你饒我幹什麼？

信 哦，我說錯了，我是說你好了，我才饒你！

胡 老爺，你這麼說，我的痛苦好像減輕很多了！

信 好吧，祇好你能好，我就饒了你。

胡 老爺，我還有一件事想求老爺！

信 什麼事？

胡 我在你到香港去的時候，我同玉蘭同居了，而且玉蘭已經有了一個月的身孕，現在我死了，要是老爺不承認我們的婚姻，將來玉蘭的小孩子就變成私生子了，我請老爺答應我在未死之前，承認我同玉蘭是未婚夫妻，將來就要結婚，否則我實在對不起玉蘭！（說到後來，假意痛哭）

玉 胡用，你死了叫我怎麼辦呢？（假意大哭）

胡 老爺，請你可憐可憐我們吧！

信 好的，我一起都饒了你！

胡 （大喜）老爺，這是真的！

信 當然真的！

胡 （拉掉紗布）那麼老爺，我沒有生病，我好了！

信 （上了當大怒欲打胡，被夫，丹，莉，華拉住）你這個混賬東西！

今天大喜日子，饒了他吧！

夫丹莉華

（正在此時李新貴自外面急急進）

李 （對信）經理，不好了，出了事了，剛才我們莊裏來了很多經濟警察，說我們操縱金融，要封我們的門，而且還要抓老爺。

信 笨蛋，你不會給他們一點錢嗎？

李 我已經答應給他們兩根條子，可是他們全不要怎麼辦？

成 (急) 宗信兄，我的條子都放在你那裏，要是出了毛病，我就破產了！

信 志成兄，你放心，沒關係。(對李) 笨蛋，你不會再給他們幾根嗎？兩根不行，三根，三根不行，四根，天下那有人不要錢的，有了錢還怕出事嗎？去，去，快去。

李 (不敢去) 經理。

信 好，好，我跟你去。(從中門下)

成 (也預備同去) 我也去看看。

夫 (拉住成) 爸爸，剛才的事？

成 什麼事？

夫 (同時說) 國際飯店。

成 爸爸快要破產要飯了，你們還國際飯店，不國際飯店，別做夢了。

(成氣沖沖下)

(五做鬼臉，表示失望)。

丹華莉夫

(紅牡丹打算走)

華 (叫住丹) 牡丹。(丹回身) 我們結婚坐汽車，還是橋子。

丹 別橋子汽車了，現在結得成婚，結不成婚還不知道呢？

華 怎麼？你反悔了？

丹 你父親就要破產了，我嫁給你，吃什麼呢？

華 你不是說，你什麼苦都能吃嗎？

丹 傻子，那是「戲詞」。

華 「戲詞」？(對她起反感) 可是牡丹，我待你總算不錯吧？

丹 不錯？哼，三百萬不是騙你師父腿斷了，你還不會給我呢？還不錯？哼！(冷笑下)

華 牡丹，牡丹。(追出)

胡 (見丹走，也預備走) 少夫，我走了！

夫 莉莉，我們的婚事？

莉 再說吧，要是你父親不破產，當然沒有問題。

夫 要是我父親破產呢？

莉 (但笑不語)

夫 莉莉，不管我父親怎麼樣？我要你同我結婚。

莉莉 少夫，我現在是個紅舞女，結婚以後沒有汽車洋房，不給小姊妹笑話嗎？我看這件事還是等你父親的事情解決了再說吧！

夫 (急) 莉莉，你不致於變心吧！

莉莉 可是我的大少爺，要是你爸爸破產了，我們結了婚，拿什麼去過生活呢？

夫 我自己可以賺錢呀！

莉莉 你在大學裏唸書，每天看戲，跳舞，憑什麼賺錢呢？

夫 這麼說你同紅牡丹一樣，愛的是我父親的家產！

莉莉 好了，我不同你抬槓，我今天還有事呢？再見了，少夫。

夫 (呆了好久) 再見！

莉莉 (走至門口，向夫) Bye-Bye—

夫 Bye-Bye— (忽然想起追出) 莉莉，莉莉。

(此時台上只剩下玉蘭胡用)

胡 玉蘭，我們的婚事呢？

玉 當然還是照辦。

胡 真的？

玉 當然，我們能吃苦，能合作，不像他們「金粉婚姻」，愛的是「洋錢」，「美貌」，爲什麼不能結婚。

胡 可是要是我們主人破產了呢？

玉 我們又不是公館小姐，少爺，有了兩只手，還會怕餓死嗎？

胡 玉蘭，你真行。

玉 (心裏很高興)……

胡 可是我們的結婚地點服裝呢？

玉 地點借人家禮堂，服裝末……(忽然想起)噯，你穿的那套美國軍裝倒是挺神氣的。

胡 (笑她壞記性)你怎麼又忘了穿美國軍裝要犯罪坐牢呢？

玉 哦……

後記

在今日這樣的大革命時代，我竟然還出版「金粉婚姻」那樣集子，僅僅描寫了幾個可笑醜惡的靈魂，而沒有為廣大苦難的中國人民控訴，多少有些感到慚愧。

有很多人說作品是對作家的一種考驗，它能考驗出作家自己的人生觀，他的修養和學識，這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的確，我承認自己在寫作「金粉婚姻」時，還鑽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裏，所見到的僅是一些自己圈子接近的人物，沒有同廣大苦難的中國人民接近，因此這個劇本，我僅刻劃了幾個都市裏的醜惡人物，沒有去寫更廣大的正在受難底人民，而這個劇本所以沒有高度的藝術價值，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這個劇本是我二年前剛開始學習創作劇本的一個不像樣東西，我自己在人生中在學習，在創作上也在學習，在人生中我學習怎樣擺脫自己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能够多與廣大的貧民接近，在創作上我學習怎樣用戲劇這一支新興的武器，去射擊社會的病態，不幸是我第一次創作劇本就失敗了，我的原意是想用喜劇的形式暴露都市中幾個可笑醜惡的人物，他們怎樣的「無聊」「無恥」和「鄙卑」，整天投機取巧、聲色、犬馬、假道學、一錢如命，以致最後弄得醜態百出。我當初寫二個少爺同舞女

戲子戀愛，也祇是爲了反映出這種家庭的教育失當，他們的少爺怎樣在不適當的教育下變成了社會寄生蟲，攪舞女玩戲子，不學無術，而致一旦父母破產手足無措無法生存，遺憾我也中了時下「流線型」鬧劇、的毒、穿插了不必要的笑料，竟致這個劇本，給觀衆的祇是低級的狂笑，而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連最初的企圖也失掉了。

我並不想拿這個劇本，專寫男女之間的婚姻問題，單純暴露都市中買賣式婚姻，然而由於寫作的失當，最後竟形成了這樣的結果，而且單談，買賣式婚姻由於表現的形式失當，也失敗了。

有許多人認爲把一個不像樣的東西去出版，會對自己的名譽地位有所損害我認爲這實在並不是最對的看法，一個作家並不羞於自己的作品拙劣，而問題是他是否肯改進，不斷學習，把它當作一個警惕，使自己不再走着這條錯路，幼稚並不足羞，最羞恥的是不肯學習，不肯求進步，那才最沒有希望，所以我終於不管這個劇本的拙劣而把它出版了。

記得我很多朋友都想寫劇本，但是他們都恐怕自己的寫作技術拙劣而不敢寫，我希望我自己大胆出版這樣拙劣的作品，能引起他們創作的勇氣，也惟有這樣，我這個劇本的出版才有了意義。

這次出版的本子是經我再度修改，尤其是結尾，差不多完全經過了重寫，因此同第一次的演出，人物就有很大的更動，這也無非是一個作者想在可能的範圍之內，使這個作品更加完美一點而已。

最後我還得謝謝去年幫我演這個戲的朋友同熊先生在病中賜給我的序文，以後我將用更嚴謹的寫作態度來繼續自己的劇本創作，以答謝他們的鼓勵和幫助。

